

台灣人的族源

新增：台灣人確實是閩、客化的平埔族 台灣人父系接近壯侗民族

作者：PanRenPu et al. 2002/10/30 (最後增修2006/10/20)

敬請轉介這個網頁的網址，轉寄、轉貼、轉載亦可，不需徵詢或註明作者，作者放棄版權。

台人不知亡族恨，隔海猶唱大中花。賣台親中的台灣人以為恥，因他們以為自己是漢人。

沒有民族真相，就沒有民族平等，讓台灣人認識自己真正的祖先是每個台灣人的責任。

兩岸中國人從未放棄民族主義，卻成功壓制台灣人的民族意識，天真台灣人以為自由民主可抗中！

民族主義如親情般永不過時，誰先放棄誰先敗，強悍的日、韓人也絕不會放棄。

基因研究已確認（中國人民網—漢族南北血緣其實不同），台灣、福建、廣東人都是百越民族的後代。他們先被漢人武力征服，然後漢化，再認敵人為祖，自認漢人。也就是百越人亡國又亡族（被征服者都以為自己是征服者），被異族殖民統治兩千年而不自知，即使體質、面貌的差異清楚可見。日本人對台灣人的皇民化因時間不夠長而失敗了，但漢人對中國南方人的“漢民化”（漢奴化）則是史上滅族最成功的典範。曾被漢人領導的政府施以數十年漢族精神教育的台灣人是不是有能力覺醒，免於再一次的亡國亡族？

=====
=====

台灣holo人大約是13%高山族、少於20%漢族（0-20%）、多於67%越族（67-87%）

客家、廣東人的漢成份確定少於一成，是很純的越人，自稱漢人是數典忘祖

漢人以中原名人祖譜與堂號消滅越族，越人也因自卑與虛榮而自我消滅

*****民族要正名，讓越族從歷史灰燼中重生，不讓他灰飛煙滅*****

=====
=====

現代華北人仍有82%漢代漢人血統，且胡、漢本都屬北支黃種人

中國南方人是亡族奴，血統是南蠻與百越，屬南支黃種人

但蘇南、浙北是北方人，中國一直是北方漢、滿、蒙人的政權

台灣地區九成三以上的人都不算是漢人，且老台灣人應有遠遠過半的平埔血統

平埔族與高山族應是不同的種族，平埔族在2000-6000年前來自漢化前的福建

沒有精神正常的國民願讓自已國家成另一大國的邊陲與離島，除非他打定主意移民

=====
=====

台灣人的族源

（前言：這算是一篇“讀網與讀書報告”，網路上相關文章很多，我根據自己的taste把心得整理下來，當然也另外看了一些書與原始論文，再加上一些個人的判斷。主要資料來自中國，故與台獨意識無關，可靠性無疑。若您想進一步瞭解，可上網用關鍵字搜尋。）

現在仍經常有人說台灣與中國同文同種，但最近十多年來，國際遺傳學界已確認中國南、北方人（大致以長江為界）分屬南、北蒙古人種，故“華人”是同文不同種（可參考1994年Cavalli-Sforza等著的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Human Genes）。日、韓、滿、蒙、回、藏才是漢人（以下專指華北人種）的近親，南方人是語言與文化被消滅的南蠻（湘鄂川）與百越（浙贛閩粵桂）民族的後代，與台灣人同種的只是中國東南沿海的越（粵）人，他們是越南人、泰國人的近親。雖然早已有“漢族百越（粵）系”的講法，但這跟滅了別人的語言文化後稱“漢族高麗系、日本系”、“大和族漢系”或“英吉利English族漢系”（西元3000年時）一樣霸道。

閩南、客家人經常以中原南下的漢人自居，但也有民族學者認為他們是南方的土著。感謝現代的科學，這問題終於得以解答，再多的文史論述也抵不過一組科學證據。科學家使用的原理很簡單，以血型為例，假設甲與乙二族群中屬A型的人的比率分別為P1 & P2，若丙族群有x比率的基因是來自甲族群，(1-x)比率來自乙族群，則丙族群中應有Pm=xP1+(1-x)P2比率的人是A型，由此可推導出來自甲族群的比率x=(Pm-P2)/(P1-P2)。但若二族群中屬於A、B、O型的人的比率都很接近，血型就不是好的指標。好的指標其頻率差異要大，且不受環境適應的影響（最好又容易分析，可得到大量樣本）。1991年中國學者趙桐茂等人（遺傳學報18(2)：97-108）發表了全中國24個民族、74個群體的免疫球蛋白的異型頻率分佈，發現有兩個單体型Gm1,3;5與Gm1;2的出現頻率南方人與北方人差異很大，由北向南一個遞增一個遞減。屬於這兩個型的人口比率分別是：洛陽（149人受檢）28.26%、39.35%；商丘（112人）24.04%、35.48%；廈門（115人）64.55%、21.12%；汕頭（110人）58.46%、16.79%；梅縣（92人）71.71%、11.76%；廣州（144人）74.09%、9.58%；浙江景寧的畬族（120人）75.44%、11.06%。若作較為保守的估計，以商丘、閩客與畬的Gm1,3;5頻率P1,Pm & P2用上述公式計算混合比率x，則廈門（汕頭）人與梅縣人分別有21%（33%）與7%的北方人血統。若以洛陽、閩客與畬的Gm1;2計算，則分別有35%（20%）與2%的北方人血統（廣州人的北方血統比梅縣人更低）。民族的混合是複雜、多元的，取樣上也會有誤差，結果難以完全一致，但已充分顯示閩南人（廈門、汕頭）、客家人（梅縣）的民族主体都是南方的民族（佔七成五到九成以上的基因）。

另中國學者金力等人在2000年（Human Genetics 107：582-590）與2004年（Nature 431：302-305）發表中國各省男性Y染色體（XY不同源，不能交換它們的片段，故只有Y可世代相傳而不變）與母系粒線体mtDNA（在細胞質中，由卵子提供，故只能母系遺傳）單體型的頻率分佈，結果顯示各省“漢族”Y染色體的頻

率分佈相近，廣東、福建人父系遠祖約有2/3是漢族，而母系則低於1/4（我據此推測台灣人的父系應不會超過(2/3)/(2/3)=4/9，母系應低於1/10）。但杜若甫等人發現中國南北方人姓氏的頻率分佈不同（見Sforza的書，或上網查詢），閩粵群與贛湘鄂川群先合併，再與皖江浙群形成南方大群，與北方群分開；又武夷山-南嶺形成明顯的分界線，南北兩地“漢族”血緣相差甚遠。而即使父系遠祖是漢族，Y染色體上的基因數只有78個，只占全部基因數（據2003年的估計在二萬到二萬五千之間）的千分之四，主要功能只是啟動男性的發育，類似一把鑰匙，與男性有關的功能仍在其他染色體上。美國總統傑佛遜的後代有黑人、有白人，你說他們同種，都是Anglo-Saxon或英吉利族嗎？

中國學者李伯謙把代表越族的幾何印紋陶文化（涵蓋蘇南、皖東南、浙、贛、閩、粵、桂）分為七個區，其中有包括福建、浙南、台灣的閩台區，包括廣東、廣西東部的嶺南區，包括漳州、潮汕地區的粵東閩南區（目前屬閩南語區）。漢初這三個區有三個越人的國：閩越、南越與南海（以上見蔣炳釗等合著的《百越民族文化》）。唐朝以前漳州、潮州、汀州、梅州均為畚族人的聚居區，唐初與唐末漳州兩度被均是來自河南淮河地區的陳元光、王緒的軍隊征服，這些河南人在福建生根，不斷與當地人通婚，加上畚族人隱藏自己的族屬，而終致平地畚族的滅亡，取漢姓後所有人皆認北方漢人為祖（且好稱名人之後）。即使是深山裡的畚族（漳州靠海山區也仍有幾個畚族鄉）也已幾乎漢化，只差沒忘記自己的族屬而已，他們講一種近似客家話的語言。客家人有“不忘祖宗言”的祖訓，但真正的祖宗言早已消失。中國六十三萬（1990年）畚族人中只剩廣東惠東一帶有九百多人使用一種被歸入苗瑤語系的畚語，但也有學者（游文良，見施聯朱等編的《畚族歷史與文化》）指出，惠東一帶的畚應是瑤或受瑤強烈影響，惠東畚語其實可能是瑤語而非畚語。

歷史上的百越是指壯侗（泰）語系諸民族，南蠻指苗瑤（自稱Hmong 與Mien）語系諸民族，這兩語系雖也是有聲調的單音節語言，但中國以外的語言學家認為它們與漢藏語系無關（屬不同的超語系，可上網查詢）。中國學者鄭張尚芳1991年（見董楚平的《吳越文化志》，人民出版社）發現西漢劉向所記錄的“越人歌”（…今夕何夕兮得與王子同舟…）及《越絕書》中記錄的“越王句踐維甲令”的古越語發音與古泰國話相通。

中國客家人的民族主体是畚族。畚族（意指刀耕火種的游耕族，自稱“山哈”，“哈”是畚語“客”的意思，見《苗瑤畚…文化志》，人民出版社）自稱源於廣東潮州鳳凰山，從分佈地域與考古文化上看應是百越的一支（南海越），但從Y染色體分佈（金力只檢查了11人，見Am. J. Hum. Genet. 65: 1718-1724）與狗祖先繫瓠崇拜上看又像是南蠻，故可能是越與蠻的混合，而以越為主。客家人被來自江西的人漢化（江西人的主体也是越人），故客贛方言最相近。閩南人可能是閩越人南下，當然也含在地的畚族（今日浙閩的畚族也必然包含閩越）。福建的族群很複雜，他們被來自浙江（與河南）的人漢化，但卻產生五個不同的方言。過去統稱的閩方言，現在已被語言學界分成閩南、莆仙、閩中、閩東、

閩北五個方言，與粵、客、贛、湘、吳、徽、晉等方言同級。漢語方言的形成都跟原土著語言有關，代表有大量土著存在。

而台灣的holo、客家人，根據馬階醫院林媽利的HLA（白血球抗原）研究（可上網查詢），則又帶有約13%的高山族基因。慈濟大學陳叔倬（可上網查詢）也認為所有研究皆指出台灣平地人與高山族無直接關係而與中國南方人相近。混血比率看來很低，似不合“有唐山公，沒唐山媽”的講法，我想這或許是因平埔族本來就含有閩越人基因。從文化相似性上看（上述的越文化“閩台區”），平埔族的祖先應有很多是來自福建。根據日據時期學者金關丈夫的研究，台灣原住民族中平埔族的體質與holo人最接近。而即使是高山族也含有越的成份，因根據金力等人的研究，高山族的Y染色體頻率分佈與海南黎族、上海良渚文化時期的古越人的類似（中國學者連台灣高山族的Y染色體都已研究過，必然也研究過台灣holo人與客家人的，但結果卻一直祕而不宣，似乎成了國家機密，耐人尋味）。不管實情如何，原住民的比率只會更高不會更低，台灣人百越與南島的成份（holo八成以上，客家九成五以上）遠大於漢是可確定的，故台灣人雖講漢語但不應自稱漢人（用英文溝通的人也不應就自稱英吉利人）。

從史料看，1683年滿清據台時的台灣閩南、客家人應遠少於5萬（滿清政府把壯丁撤回原鄉以免他們在台灣作亂），但1811年時台灣人口卻已達190萬，只歷時128年約四代人，而這期間清政府禁止人民來台，甚至禁止官員攜眷。這令人懷疑台灣人的祖先其實大多數是平埔族。2006年6月林媽利教授的新結果：74%台灣人的母系源自福建，26%源自高山族。但近400年來的福建移民都是「有唐山公，無唐山媽」，母系沒變，為何唐山母系會高達74%？唯一的解釋是平埔族來自漢化前的福建！看來這結論已無可避免。四百年前的平埔族就已經長得像福建人，是百越族，不是南島族，台灣人的祖先並不是在近四百年內來台，而是在2000-6000年前。根據考古資料，6300年前「中國南部農人」開始進入台灣；而平埔族沒有漢文化的跡象，應是在福建人漢化以前就來了。

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周公孔子，李白杜甫，…五千年文化，四大發明，都是別人的歷史，蚩尤才更接近我們的始祖。所謂五胡亂華，那是北方民族內部的事（奇異的是與藏族最接近的反而是日（琉球）、韓（濟州島）人，他們與Einu、Eskimo、印第安人的Gm1,3;5的比例都在10%甚至5%以下，似最接近早期的北支蒙古人，而蒙古族、回族的則約有25%，與漢族的接近，所以古時候可能也有“華亂五胡”的現象），游牧民族一波波的南下與東進其實是始於黃帝族與周族（周族甚至可能含有印歐血統，因當時被稱為犬戎、月氏的吐火羅人的勢力已達周的西部與北部，即甘肅東部與內蒙鄂爾多斯高原一帶，商朝祭祠坑中就發現有白種人的頭骨；又據金力的資料，北方人中有5%的男性帶有一種推測是來自高加索種的Y染色體）。所謂中原人南下，只是到蘇南與浙北而已（今日江南人已接近北方人），到閩粵的很少。

根據1990年的人口普查（可上網查詢），“外省籍”占

台灣人口的13%，其中籍貫在古南蠻與百越地區的占75%，若不計入鄂、皖、江、浙，則有47%，還有不少人有台灣母親。所以台灣地區九成三以上的人都不算是漢人，而屬南蒙古人種。

附註：有一篇研究蒙古人種粒線體DNA (mtDNA, 在細胞質中, 由卵子提供, 故只能母系遺傳) 的文章 (Genetics 130: 139) 提到一段蒙古人種特有的9個鹼基對的缺失 (9-bp deletion), 一般蒙古人種中 (日、韓、越南、馬來) 此缺失出現的比率均約為15% (日本116人有16.4%), 而台灣平地人 (20人受檢) 則有 40%。從另一篇文章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57: 403), 台灣布農、排灣、阿美族 (各19, 21, 22人) 均約為47%, 菲律賓 (混雜組79人) 44.3%, 南中國人 (103人) 22.3%, 其他爪哇、東印尼都在25%以下。若 P1, Pm 與 P2 分別以 45%、40%與22%計算, 台灣平地人應有78%母系來自原住民, 遠高於林媽利的13%, 正印証了“有唐山公, 沒唐山媽”的講法。但也可能是取樣有誤差 (只20人), 2006年6月林媽利教授的新結果是: 74%台灣人的母系源自福建, 26%源自高山族。

一、補充解釋 “南、北蒙古人種”

南北蒙古人的兩個極端是印尼人 (原馬來人 proto-Malay, 多是雙眼皮) 與西伯利亞的 Buriat, Ewenki 等人 (或蒙古人, 多是單眼皮)。他們不僅相貌明顯有別, 許多基因的結構 (例免疫球蛋白、白血球抗原... 等的分型的頻率分佈) 也不同。這兩支人種的分開可能有兩萬年以上 (現在全人類的非洲男、女共祖是在十多萬年前), 柳江人與山頂洞人可能是他們的代表。中國境內的人是這二支人種的混合。過去認為蒙古人種發源於北方, 逐步把東亞的原住民族 (可能是矮黑人種) 往南推。但金力等1999年的論文提出一新看法, 認為黃種人發源於東南亞, 然後進入華南。其中有一支越過長江、黃河而建立了北支蒙古人種。Cavalli-Sforza 的書根據五、六十個基因分析全球各大洲各民族間的關係, 算出他們的遺傳距離, 再建構出所謂的系統發生樹, 而把南中國人與東南亞人結成一類, 遺傳距離上與南中國人最近的是越南人與泰國人。現在幾乎所有有關這方面的分析的論文都有類似的結論。趙桐茂的免疫球蛋白的文章也是把中國人分成兩大群, 湖北 (讓人很意外)、湖南、四川都在南方群裡, 安徽、蘇南、浙北 (也讓人很意外) 則在北方群裡 (原來江南人不是南方人而是北方人)。其實今日我們很容易從長相上看出浙北人與福建人的不同, 福建人與越南人更接近 (從1998年的平均身高看, 華北、東北人是169.3cm, 江浙人是 168.6cm, 閩粵人是165.0cm, 顯然江浙人是北方人)。在千年的漢化過程中, 長相似漢人應有社會優勢, 故在“社會選擇”的壓力下閩粵人的相貌應會向漢人靠攏, 但至今仍有差別。而在大家看不見、沒有“社會選擇”的壓力的地方, 例免疫球蛋白、白血球抗原... 等, 則保留了它們原來應有的樣貌。

其實日、韓 (尤其是韓) 的漢族成份應不下於福建人 (而且漢、日、韓本來就都屬北支蒙古人), 但他們早已成立他們自己的民族, 不再認漢族的根。若當初韓國沒脫離中國, 則今日韓國人的祖譜也會從箕子或衛滿 (就像閩南人的陳元光與王審知) 寫起, 然後全部歸到黃帝。

順便再提一下日本人。過去日本人一直自認他們是二千三百年前進入日本的彌生人的後代, 原來落後、被他們看不起的繩文人 (屬北支蒙古人) 已被局限到北海道 (愛奴人)、琉球 (琉球人) 等地。但最近日本人 Y 染色體分析發現以本州、九州為代表的日本人, 有六成的 Y 染色體 (即父系) 是來自他們看不起的繩文人。Y 染色體的取代應比全體基因快速, 因男性的競爭很激烈, 移民也多是男性, 故全體基因繩文人的比重應更高, 或許也會達八成以上 (“八成”是我沒根據的猜測)。這點和福建人很類似, 因過去福建人也努力撇清他們與蠻族的關係, 且編造族譜來證明自己是漢人 (社會壓力不得不如此)。但現在真相都漸次揭開了。

二、中國人口資料與免疫球蛋白數據摘錄

上網找到1998年的中國人口資料:

百越 (壯侗) 過半地區: 浙南 (以4456萬的一半計) 贛 (4191萬) 閩 (3299萬) 粵 (7143萬) 桂 (4675萬), 海南 (753萬) 共22289萬 (許多住在山裡, 包括畚族、壯族、侗族...)。

南蠻 (苗瑤) 過半地區 (但含部份藏緬族): 湘、川 (含重慶)、滇、黔共25857萬。

北方地區 (含浙北、蘇南、西藏、新疆、內蒙、東北) 共75136萬, 其中漢族估計約7億左右 (幾乎都住平地)。

蘇南、浙北都是北方人, 中國一直是北方漢、滿、蒙人的政權。

摘錄1991年中國《遺傳學報》18(2): 97-108 趙桐茂的數據 (這裡只列二個分型):

省市·縣市 (人數) Gm1,3;5 · Gm1,2 · · · 市 (人數) Gm1,3;5 · Gm1,2
河南·洛陽 (149) · 28.26% · 39.35% · · 商丘 (112) · 24.04% · 35.48%
浙北·尚山 (100) · 34.32% · 37.34% · · 寧波 (104) · 39.19% · 33.16%
浙南·金華 (115) · 50.84% · 19.89% · · 溫州 (150) · 52.01% · 25.56%

湖北·黃石 (126) · 53.91% · 22.91% · · 武漢 (116) · 49.99% · 18.19%
 江西·南昌 (104) · 54.59% · 23.86% · · 宜春 (150) · 59.85% · 15.81%
 湖南·長沙 (140) · 60.78% · 21.63% · · 韶陽 (132) · 63.76% · 18.10%
 四川·重慶 (136) · 62.94% · 11.54% · · 成都 (194) · 62.09% · 16.84%
 福建·福州 (088) · 59.47% · 18.36% · · 廈門 (115) · 64.55% · 21.12%
 粵東·汕頭 (110) · 58.46% · 16.79% · · 梅縣 (092) · 71.71% · 11.76%
 兩廣·廣州 (144) · 74.09% · 9.58% · · 柳州 (227) · 66.76% · 14.50%
 浙江景寧畚族 (120) · 75.44% · 11.06%
 廣西南寧壯族 (113) · 77.19% · 3.62%
 廣西侗族 (199) · · · 81.05% · 4.56%
 貴州台江苗族 (114) · 87.51% · 9.07%
 貴州三都水族 (119) · 92.11% · 3.93%
 河北青龍滿族 (104) · 18.00% · 49.92%
 西藏拉薩藏族 (103) · 6.05% · 56.24%

內蒙呼和浩特蒙古族 (106) · 28.55% · 40.90% 閩語區的福州、廈門、汕頭相近，故相當可信；客語區只有山城梅縣，可信度難以判斷，但正好與浙江畚族相近；粵語區的廣州與柳州的差別較突出，有其它研究顯示廣州與福州的Gm1,3;5只相差4%，故廣州的數據暫存疑。另一點要提醒讀者注意的是內蒙呼和浩特蒙古族與洛陽漢族的幾乎一樣。

金力、李輝等人在2004年9月16日的自然 (Nature) 雜誌上發表中國各省父系Y染色體與母系粒線體mtDNA的研究結果，他們由類型分佈計算各南方人群含有的北方父系與母系的比例 (整體基因的比例通常會介於父系與母系之間，但不一定，需由實際混合過程決定)：

省市·縣市 (人數)	北方父系	北方母系
江蘇·南京 (100)	0.821	(67) 0.786
上海·上海 (055)	0.902	(56) 0.833
浙江·杭州 (106)	0.763	(61) 0.540
江西·南昌 (021)	0.829	(23) 0.424
湖南·長沙 (015)	0.657	(16) 0.490
四川Weicheng (063)	0.713	(70) 0.498
福建·長汀 (148)	0.966	(54) 0.248 (客家)
廣東·廣州 (064)	0.669	(68) 0.068
廣西·田林 (026)	0.608	(26) 0.249

Y染色體的取樣需較小心，它不像其它基因能高度混合，而是與姓氏有某種程度的關聯，故也會呈現聚居的現象，故應依姓氏比例取樣。又因不同縣市的姓氏比例的變化非常大，一縣市的Y染色體取樣能否代表整個省也很有疑問，除非該縣市的姓氏組成與全省的一樣 (省會的機率或許會大一些)。

發表的研究中沒有福建閩語系人群的資料 (太敏感?)，福建只有閩西客家的長汀。我推測福建閩語系人群的北方父系比例也會有六、七成 (約 2/3)，母系約兩成；而台灣人則父系會更低，應不會超過 (2/3)(2/3)=4/9，母系則和廣東人一樣近於零。台灣、福建、廣東人從體質上看 (全体基因) 都是百越族，父系只是入贅，加入了越族。有國外研究顯示，子女的智慧與母親較有關。

以上mtDNA結果與先前同縣市免疫球蛋白結果 (接近全体基因的結果) 相近。但杭州父系0.76、母系0.54則比浙北 (尚山、寧波) 的球蛋白估計 (約 0.8) 低了不少；閩西長汀的母系0.248則比粵東梅縣的球蛋白估計 (少於 0.1) 高了許多。若不是取樣的誤差，不同縣市間或許真有不同，而且在山區裡人群的差異會更大。長汀為古代汀州的州治，為政治中心，而且由江西瑞金越過武夷山就是長汀了，漢人比例可能真的較多。長汀客家話沒有人聲，與北方話同，而其它客家話、閩語、粵語都有陰入與陽入兩個人聲，這是不是告訴我們某種訊息？

長江南岸湖南、江西與浙江的母系比例都近半，其中應有不少是史前就開始混合的，而不是始於兩千年前，因為雖有長江阻隔，卻是連成一片的平原，史前必然已有由南到北的梯形分佈，只是在長江形成一個斷層。

三、夏商以前的中原人就是北方人，且現代華北人仍有82%漢代漢人血統
 一位網友 (ChiKetLim) 的疑問：

「我是有點疑問，就是「漢文化是始於北蒙古人種」這點。我們現今的居住在黃河流域的人跟千百年前居住在此地的人之間的關係是否可以讓我們簡單的以「漢、越」來區分南北蒙古人種?我是覺得有待商確。

記得NHK特輯「故宮」的第一輯裏面，提到了一個說法。就是二里頭文明是由居住在長江流域的良渚文化所建立的。因為兩個文化都有相當特殊的玉文化(玉戈、琮、璧)。而二里頭文化，有人認為是歷史上的「夏」(不過仍有爭議)。而河姆渡文明的紋飾又和殷商的青銅器有相當的關連，這都表示最早先的夏商兩代有可能是由南蒙古人種所建立的。不過，周卻是有可能來自西方的北蒙古人種，這使得由人種之間的問題更加複雜(不過，周明顯的是承襲自商的制度是沒有疑問的)。雖然以上的說法只是目前仍眾說紛紜中的一個；但不也表示了有可能是「胡(周)人漢(殷)化」。……另外，朱真一(<http://home.il.net/~alchu/toivan/hist2.htm>)也有提到兩千多年前的山東Yixi人有可能是南蒙古人種多少也表示另外一種看法。或許把漢朝皇帝的DNA找來化驗會是一件有趣的事。」

董楚平《吳越文化志》這本書中也列舉了十多條證據(多數是文史上的)論述是越人北上建立夏王朝，主要的根據就是二里頭文化與江南古文化的相似性。不過我覺得困難的一點是為何根據史書夏的初期是建都在山西南部?即使是越人北上，也只能是少數人，很快就會被淹沒在華北人群中。那夏商時代的中原人究竟是南方人還是北方人?有人用史料估計，五胡亂華後的華北人仍有82%的漢末漢族血統(“漢族的發展和演變”<http://www.16988.net/china/institute/han.htm>)，所以漢代的華北人差不多就是現在的樣子(秦兵馬俑就是像現代北方人而不像南方人，也有人注意到唐以前的雕塑或畫像清一色都是單眼皮，唐、宋以後雙眼皮才漸多)，而漢之前並無北方胡人大批南下的記錄，除了夏進入中原與周取代商之外。而根據研究，漢、藏兩族是約在六千年前在黃河上游分開的，而今日藏人雖處南方卻是不折不扣的北支黃種人，且血緣與日韓人最接近。根據體質人類學者研究，六千年前關中平原(八百里秦川)仰韶文化的居民身高平均169cm，山東大汶口文化的居民平均171cm，都接近現在華北人(而現在營養較好的福建人只有165cm)，雖面部特徵較像南方人。但河姆渡人則有海洋人種特徵，可確定是南方人。江南與華北除了長江與淮河的天險外是以大平原連接，人種與文化的交流可能很早已開始(所以很難說現代江浙人的北方血緣究竟有多少是在史前移入的)，大汶口的東夷文化也屬環太平洋古文化的一部份，與越文化一樣都有拔牙的習俗。但文化接近，種族卻不一定接近。從身高171cm看，我個人相信東夷人是北方人(他們講一種具有古亞洲語底層與阿爾泰語上層之系統不明語言，可能近於日韓語，這是網友“越南人”提供的資料)，這也是目前學術界普遍的看法。因此漢文化一開始就是北方人建立的，故以“漢人”專指華北人種是完全合理的。這些資料多是在網路上看到的，但我只留文章，沒有網址。朱真一教授(他的文章“台灣族群的血緣”<http://home.il.net/~alchu/toivan/hist2.htm>是我瞭解台灣人族源的主要起點)提的那篇文章我有看過，那是日本人作的研究，他們拿13個(齊國臨淄附近)yixi人骨頭的粒線體mtDNA與日本(本土、琉球、愛奴)、韓國、台灣(平地與山地)、廣東、南島(印尼、美拉尼西亞、玻里尼西亞)、蒙古與阿爾泰等12個族群作比較，但沒有華

北人，結果台灣的最接近。不過這比對分析好像很困難，我看不懂，只有13人的樣本也很難有說服力。但後來又有新聞報導說，中國作了yixi人的mtDNA比對，發現與西歐人的最接近。我只看到新聞，沒看過論文，或許樣本數有所增加吧。而我最近得到的可靠消息是yixi人與新疆維吾爾人最接近，離台灣人很遠。曾看過有人說(“華夏上古史芻議”<http://www.guxiang.com/lishi/mi/shanggu/200110/200110160085.htm>)古代的“犬戎”(甚至說古代的羌)是印歐人，而姜太公是羌人，他被封於齊，難道……。

商代已有不少白種人在華北是事實，商朝祭祠坑中就發現有白種人的頭骨(大約同時期亦有一支印歐人進入印度，對印度造成很大影響)。有一報導說有人把河北老山漢墓的女墓主的頭骨拿來作臉部重建，這史上第一個作出來的漢代人臉竟就是個西域美女。周、秦、漢時西域美女可能很搶手。再有一件事拿來與大家作參考。最近有考古學家認為他們已在甘肅禮縣發現了秦的第一祖陵，認為那裡應就是秦的發源地“大犬丘”。如果古代的“犬戎”真是印歐人，其勢力在新疆與甘肅(這裡也是夏族炎帝的故鄉，吐火羅Tokhari音近閩南語的“大夏”)，秦的先世(或甚至炎帝、黃帝，第一個拜黃帝與炎帝的似乎是春秋末戰國初的秦靈公，西元前424-415在位)會不會是印歐人?秦好作超大型工程，這似也是西方人的個性。不過這是我茶餘飯後的胡思亂想，不要太當真。但如果是，那就有趣了，不僅南方人錯認北方人為祖，東夷人也錯認周秦人為祖，而周秦人可能錯認了在甘肅的印歐人為祖，大家都數典忘祖，而這些罪惡都是因虛構血緣以達統治目的所造成的，始作俑者是漢人，但漢人可能也會報應到自己身上。(註：漢人在浙江設禹陵、在湖南設炎帝陵，讓越人以為他們是禹的後代，南方人以為他們是炎帝的後代，還以官方力量編製南方人的祖譜，把他們都歸為北方人的子孫，而且說他們是名人的後代，讓他們樂於接受。不管邏輯上是如何不可能，統治者總是勇往直前，欺騙資訊有限也不會用腦的老百姓。)

四、歷史上都是越人被統治(越人亡國)

西元前110年，漢武帝滅閩越(前一年滅廣東的南越)，越人作為獨立國族從此結束，開始長達兩千年的異族統治，閩、粵成了漢人的殖民地(或許是天意，現在全中國只有閩粵蒙藏四地區是以族名為簡稱)，今年(2002年)是2111週年。但之後中原王朝主要行間接統治，由部落首領自行治理。西元686年，唐朝在陳政、陳元光(“開漳聖王”)父子率兵3600大力鎮壓畚族起義之後設立漳州，標示閩南人的開始全面漢化，“福建平埔族”漸被改稱漢族(稱祖先是隨陳元光入閩的“唐(朝江)山公”，而把人數眾多的原住民祖先一筆勾銷)，今年是1316週年。

中國幾千年來，除了越人孫中山建立的民國(但孫中山並未有什麼實權)與苗蠻毛澤東、鄧小平的共產中國前期有較多南方人外(但民國的蔣、陳、孔都是北方人)，中國一直是北方漢、滿、蒙人的政權。越人從未統治

過漢人，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是（現在的江澤民是揚州人，胡錦濤是安徽人，朱鎔基是湖南苗蠻）。福建廣東人要在中國的政界出人頭地是不可能的事，越人無論長相、性格或語言（腔調）都與漢人相距最遠，總給他們有非我族類的感覺。在政治上需靠結盟，講北方話的人占全中國的百分之七十，講閩、粵方言（已非越語）的只各區區三、五千萬，而京城又在遙遠的北京（吃定了南方人），北方人佔盡了“主場優勢”，故越人幾無機會形成夠份量的政團，全世界在以別族為主的國家中的較少數民族皆是如此（東南越人總共約2.2億，許多人住在山裡，像客家、畬族、壯族、侗族…，而漢人則有7億，幾乎都住平地）。過去歷史上都是北方勝南方，因北方是大平原，人多，語言相通，又高頭大馬，動輒可以聚集數十萬大軍，散居丘陵又語言不通的南方人都打不過他們，最後都被各個擊破。而現在政治上的結盟亦是如此。你看南方人因近代南方革命而取得一些主導權才多久，現在權又回到北方人手上。所以已被操控千餘年的越人只有獨立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而漢人統治福建就想要統治台灣，就像統治南蒙古就要統治北蒙古、統治新疆就要統治哈薩克或土耳其一樣，完全沒有正當性。善於馬的蒙人有內、外蒙，善於舟的越人也有內、外越。

五、蘇南、浙北人不是南方人，而是北方人

「東南財賦地，江浙人文藪」。江浙是中國的心臟，人才的最主要產地，江浙人掌控中國的文化、經濟、政治，負責對台事務的也是他們，許多人以為他們是南方人，其實蘇南、浙北人已不是二千年前的越人。因當地是魚米之鄉，是中國的稅賦重地（元朝時曾達全國稅收的七成），北方移民一直不斷，又有東晉與南宋的兩次大移民，從趙桐茂的免疫球蛋白資料看，越人基因可能只剩兩成。又從1998年的平均身高看，華北、東北人是169.3cm，江浙人是168.6cm，閩粵人是165.0cm，顯然江浙人是北方人。但為何講吳語而不是北方話？我想是因北方人多數時間是零星加入，講吳語的人一直居於多數，但累積久了就變成血統上以北方人為主了。因為近來港、台資金大量流向江浙，失血嚴重，故有必要對江浙人的族系釐清，將來如果台海有戰事（希望不要），江浙也是必攻之地，那裡是漢族的心臟。廣州、廈門、福州才是我們自己人，現在越人以資金資助漢人，漢人只會笑越人傻，繼續統治越人。這點請大家轉告王永慶、李嘉誠…等越族資本家，大家也要注意漢族資本家的企圖。

六、新舊台灣人子孫一體，要為台灣子孫的利益想，不要為故鄉親戚的利益想

我們不需把台灣的人分成台灣人與大陸人（若不是中國想吞掉台灣，我們也不必去分什麼越人、漢人，反正大家都是人），現在雖然不同，但幾代之後，所有大陸人也都會成越族人，只要是留在台灣。既然將來子孫是越

族，現在提前自認越族也無妨，我們已註定要成一新的台越民族。不想讓子孫當越族、或不習慣被老台灣人管的就快回你的祖國去吧，不要想以13%的人硬把其他87%的無辜台灣人拉入中國那無底深淵，存在你基因中的人類良心應會告訴你這一點。

其實我個人甚至認為，大陸人是國民黨送給台灣的寶。現在蘇南、浙北是中國人才的最主要產地，我認為是因長期吸納了全中國各地的精英（當然包括福建的），尤其是晉朝的遷都南京與宋朝的遷都杭州，所帶來的文武大臣都是當時全國的一時之選。本來歷史也給了台灣這樣的一個機會，但可惜時代環境不同，這世上有一個生活好上好幾倍的美國，這些來台的精英大部份只是在台灣過境，最後都轉到美國去了，台灣沒能留住他們。而且不僅是大陸來的精英，連台灣自己最優秀的人才也被美國吸走了，台灣被吸走的人才恐怕大於大陸來的所補充的。移民都說是為子女教育（子孫無可避免地將成為白種人），從沒人承認是自己嚮往歐美的好生活。都說是台灣太讓他們失望，從不問自己花了多少力量改善台灣。而最惡劣的是還時時回來台灣賺錢，再帶去國外花（你看大牌影歌星多死在國外）。所以以後歷史會看到，對台灣傷害最大的其實可能是美國，雖然短期內美國帶給台灣繁榮的經濟。一些年紀大了想回來報效家鄉的台灣人也只能盡他們的餘生之力了，因他們優秀的基因都將長留美國，他們的後代在美國成了人見人畏的好學生（尚未見多少好學者），讓他們可以吹噓以多少比率的人口得到多少的西屋科學獎，但台灣的人才也愈來愈難產了。

七、“炎黃子孫”神話的由來

炎帝據說是姜姓，其部族發源於甘肅（應是講藏緬語的羌戎）。黃帝據說是姬姓，其部族可能發源於內蒙或山西、河北（講阿爾泰語的北狄）。傳說中炎、黃二族曾合力在河北涿鹿敗了蚩尤的南方部族（講東夷語或苗瑤語），後來炎、黃二族互戰，炎帝族在山西南部的阪泉大敗，被併入了華夏族。華夏族首先立足在山西南部（堯、舜、禹建都於此）與陝西東部，然後東入中原。商則源自華夏化的東夷（東夷講一種具有古亞洲語底層與阿爾泰語上層之系統不明語言，可能近於日韓語）。東西爭鬥，最後是羌戎的周、秦獲勝。商朝時，羌人（意指牧羊人）的分佈很廣，從甘肅一直到中原，商王朝經常與他們作戰，甲骨文中有許多伐羌的記載，是商最大的敵人。從羌人（周、秦）的藏緬語基礎上揉合阿爾泰、東夷、苗瑤諸語發展出來的漢藏語系漢語族成了中國的正統語言。因周朝幾乎是由聯婚的姬、姜（即羌）二姓統治（「周公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但後來又有許多異姓國），又各國國君以國為氏成今日姓氏的重要來源，所以今天大部份人的姓氏皆可追溯到周文王，或華夏名人堯、舜、禹…，最後到炎、黃。

中原各國的國君大都是華夏族（人民主要是東夷族）。司馬遷寫史記時根據周代留下的史料，也把吳、越、楚的國君都說成是華夏後代。其實應是吳、越、楚的國君接受周天子賜的華夏祖譜，並載入正式文獻中。接受華

夏祖譜的目的是為了北上中原稱霸。雖然吳越楚的人民非越即蠻，但若國君是自己人，中原各國的接受度就會高許多，而且可能還有驕傲感，就像日本人對於秘魯總統藤森一樣。南北朝後一統中國的鮮卑（與滿同屬阿爾泰語系通古斯語族）大臣楊堅（隋）與李淵（唐）也都搬出一套漢人祖譜，因為魏晉南北朝的人喜歡誇耀門楣、重視出身，邊荒野種難得漢人的認同。歷代許多酋長或功臣被皇帝賜國姓時也都感到非常榮耀，吳越楚被周天子賜華夏祖譜時的心情應該也一樣。這套編造祖譜以達政治目的作法後來也擴及一般人民（宋之前的祖譜編修是由官方進行的），因對團結有利，而且也滿足人們的虛榮心（說他們是名人的後代）。世界上幾乎所有民族都曾這樣作過，例如猶太人也有個共同始祖亞伯拉罕。但廣大不知自身來歷的農民怎麼編呢？從史書上找一個片段，史上記載有某個名人曾遷至某地（至某地作官），當地那個姓氏的人就全成了他的後代，全縣的人都奉他為開基祖，他的祖先就成了大家的祖先。後來當地又出了個該姓的名人，搬到另一地方去了，於是開枝散葉遍及全國。即使找不到名人遷徙記錄也沒關係（這是大部份的情況），可到其他地方去“分靈”，只要說某地某個有根據的名人的第幾代的第幾個兒子搬到他們現在住的地方就行了，他們家族的事當然是他們自己最清楚。而福建人的標準作法則是稱他們的祖先某某某於唐代隨陳元光或王審知由河南入閩。所以每個人最後都追溯到某個國君，都是“君子”（這就是這名稱的由來），無不驕傲萬分。但很少人問（或大部份人不想去問），當時被國君們統治的那些人的後代都到那裡去了？服務黃帝的那些人的子孫都到那裡去了（你當然可以說黃帝的敵人都死光了）？

八、福建人的祖譜

有一篇簡體字的文章“族譜知識”（http://www.yuewu-mu.y365.com/new_page_15.htm）值得擁抱祖譜的人參考。宋代以前的族譜是官修的，有其政治用途，此禁制到宋代才被打破，而有私修族譜，但直至明代民間修譜的風氣才大盛。既然曾是官修，就難逃政治操控，官方可為所欲為，捏造血緣關係，故可信度大大降低。南方人的漢族認同絕不只是文化上的，透過編祖譜、定堂號，南方人真的相信他們的祖根在北方，而在這民族意識改變（亡族）的過程中，政府曾扮演過關鍵的角色。政府讓他們樂於接受官方說法的絕招就是稱他們是名人的後代。

福建人把祖先追溯到河南的標準作法是“祖先某某某於唐代隨陳元光（或王審知）從河南入閩”（韓國人也同樣可以寫“祖先隨箕子或衛滿入韓”，但他們沒這麼作），如果你家祖譜的寫法是這樣，那並不代表祖先真的來自河南。當時因福建軍政、經濟均由河南固始人把持，故許多人都自稱來自河南固始（陳元光與王審知的故鄉）。不過這並不重要，其實在主題文“台灣人的族源”中也提到，福建人的父系遠祖的主体仍可能是漢人，但父系遠祖是漢人只代表男性Y染色体上的七十八個基因來自漢族，其它總數在二萬到二萬五千之間的基

因（2003年的估計）則平均大約有67%以上來自越族，每個holo人都逃不掉。至於要從整體基因的比率或單純從父系（認為母系只是生產工具，對後代沒有影響）決定自己的族別，則是個人的選擇。猶太人是以母系為準，而除了最近幾千年，人類是認母不認父的。美國總統傑佛遜的後代有黑人、有白人，你說他們同種，都是Anglo-Saxon或英吉利族嗎？絕對的父系主義竟也成了消滅他族的有利工具，不得不讓人欽佩漢人的創意。但Y染色体的主要功能只是啟動男性的發育，只要看看遠房兄弟間的差別就可知它對外表、性格、智慧沒有影響。祖譜的寫法通常是一個地區裡（例如縣或其部份地區）同姓的人有一個共同開基祖，許多剛開始編祖譜的農民就這樣認上了他們的祖宗。有名有姓的第一代祖之前完全沒有資料，只以一篇文章交代，說他們祖先隨王審知入閩。或選定一個名人始祖後再編出一組昭穆清楚的祖宗八代人名，然後讓各家族找個自認適當的地方附上去。這些名人的兄弟或兒子們，及他們的遷徙作官，都不需有任何根據而大編特編（通常在縣誌或府誌裡都查不到），也不必管它看來不可能，反正古時很少有人有資源去查証，讀書的都在作官，他們說什麼就是什麼。一般人通常不敢亂派自己的祖先，不知就是不知，但官方派定別人的祖先時當然毫無困難。現在幾乎所有我聽過的閩南與客家人的祖譜都剛好是二十代左右（約五、六百年），大約是明初開始吧，也就是那時忽然一大堆人開始修祖譜，這可能與人們開始在祖先牌上寫上歷代祖先名字有關。但明初以前的家族資料從那裡來？怎知是來自河南？當然是人云亦云，套用普遍的（官方）說法與公式而已。那時剛脫離蒙古統治不久，官方順水推舟，為福建、廣東的平民百姓派定中原名人祖先，團結中國境內各族群。（註：據中國學者常建華的研究，明嘉靖十五年1536中國才准許庶民祭拜始祖，之前只有皇家才能蓋廟祭始祖，官與民最多只能祭到高、曾、祖、父四代。故我推測祖先牌上的第一代應就是1536年活著的最年長者的前四代，也就是 $1536-(50+30*4)=1366$ 左右出生的那一代人，更早祖先的神主牌依禮制被撤下後應就沒再被供回。明朝是1368-1644。）

福建與廣東的族群的祖譜還有個習慣，就是都有一個常見的共同發源地。福建人的是河南光州固始縣，客家人的是福建寧化石壁村，廣東人的是廣東南雄珠璣巷，後兩者均作為中原南下時的中繼站。而只記得自己不是漢人但已幾乎漢化的畬族也編族譜，宣稱源自廣東潮州鳳凰山。他們心裡上可能也需要有個像黃帝那樣的共同始祖，但顯然不可能，故退而求其次把同姓的人都歸到一個祖先（這在客家尤其明顯），然後讓祖先們從同一起源地出發。而畬族則確有一個全族的共同始祖—由狗變成的槃瓠（狗是苗瑤畬的圖騰，古時瑤作獠，未必是侮辱）。當你拿著自家的一本族譜閱讀時，你當然不會查覺到這些是既定（官方）公式，你只會緬懷祖先遷徙的艱辛，其實你的祖先根本就是在地人。（註：在中國明代的造譜運動中產生了許多“移民集散地”，除上述的四個外，還有江蘇蘇州閶門外、南京楊柳巷、江西鄱陽瓦屑壩、江西南昌筷子巷、湖北麻城孝感鄉、山東棗林莊、河北欒平小興州、山西洪洞大槐樹…）

這裡還有一件令人氣餒的事。據報導，陳水扁的福建詔安祖居地全村都姓陳，但該村原來有十八姓，是他們的第一代祖下了個命令：「為大家的好，全村的人一律改姓陳，否則搬出村外」，結果他成了全村人的第一代祖。中國到處是同姓村落，隨便就一、二千人以上，這樣的事應很普遍（驗Y染色體就知道），有時還會有村社內或村社間的械鬥，我們很難想像不識字的祖先們為了生存會作什麼樣的事，改姓應比遷居它地容易得多。再加上招贅、領養、避禍或趨吉改姓、賜姓（賜祖譜），我們祖先原來姓啥，或根本沒漢姓，誰也沒把握（據說胡適家族原來姓李，稱“李改胡”；宋美齡的父親宋耀如原名韓教准，海南島文昌人，因過繼孀母的弟弟而改姓宋）。我也可想像一種情況，有個漢人住進了一個畚族村落，因文化較高受到村民的愛戴，尚無漢姓的畚族村民於是全都取了她的姓，那個地方就成了張坑、陳坑，他一個人的祖先就成了大家的祖先。福建大多數的村社都說是明代開基，難道今日福建的各村社在明代都只住了一對夫婦？看看各姓宗譜就會發現，明代以後的祖先居住都很穩定，但之前的幾代則是經常有人分居外地，甚至有八個兒子分居天南地北的八個地方，且能各自繁衍成大族的例子。這並非宋、元、明間的兵亂引起，改朝換代時只有作官與當兵的才會遷移，「帝力於我何有哉」的農民是不動的。所以明、清時代中國曾有過“全民造譜”的大運動，百姓被允許立祠堂後，一方面在村社內統一姓氏，一方面在同姓村社間合縱連橫，認一名人為共同祖先，歸於一宗。（附錄：袁義達等人曾在山西太原郊區作了一個研究。「某村的居民都姓張，附近一個廟裏還供奉著張氏宗族的靈位。村民自稱是幾千年前某個名門之後。但從史書記錄上看，正宗張姓應分佈在河北地區，為了驗證太原張姓的來源，研究人員從村民中抽取了30份血樣，對Y染色體上的某一基因位點作了測試，結果發現，該位元點上的基因密碼分佈不一致。按照“姓氏基因”理論可判定，這些同姓人群應該不是一個祖先的後代，有些人是歷史上中途改姓加入進來的。」—轉載自《科技導報》）

兩千多年來，中國人口增長不超過六十倍（粗略以二千萬到十二億來估計），如果姓氏不是這樣發展，李、王、張三姓能佔全中國十二億人口的22.4%（由三個男人到1.3億個男人），前五大能佔32.3%，前十大能佔44.1%，前一百大能佔87.2%嗎？一百個男人的後代佔87.2%，其他一千萬男人的後代只佔12.8%？中國姓氏約只有兩、三千個，當初的一千萬男人如何分配這些姓氏？

明嘉靖十五年1536中國才准許庶民祭拜始（遷）祖，結果一發不可收拾，祖先全是名人（或許一開始只是在祠堂裡供奉同姓的名人，但後來被誤以為是祖宗；或許只為了爭面子，或許是為了在全村統一姓氏時可提高號召力或競爭力）。閩南、客家的名人祖先以宋代的為主，因北宋時福建得功名的人數僅次於江西，南宋（都杭州）時僅次於浙江（據學者賈志揚依據地方誌統計，兩宋合計28933名進士，福建占7144名，達1/4），地緣接近，宣稱他們後代最合理。但有人估計自稱是周敦頤（湖南人）後代的有一百萬人以上，北宋末年人口約有八千萬，至今人口增長十五倍左右，他家族卻能增長五十

萬倍。未稱名人後代的“張廖”氏（活廖死張）也從明初福建詔安的一個普通男人發展至現在光在台灣就有數萬的男人。而更偉大的是“閩粵李氏的大始祖”李火德（有說他避唐末黃巢之亂，有說他是南宋丞相李綱之後），他的子孫若不上千萬也有數百萬，包括所有客家與部份非客家李姓人士，據說李登輝（祖籍福建永定）、李光耀（廣東大埔）、李嘉誠（福建莆田遷廣東汕頭）…等都是，豈不怪哉？閩粵李氏，不論福、客都自認是唐皇族的後裔，屬隴西李，堂號“隴西”，李遠哲（福建南安）還因此以為他有胡人血統，說他的鬚髮有可能來自匈奴。其實李遠哲的鬚髮可能是來自在泉州的阿拉伯人或古早時在台灣與南洋的矮黑人（他有一台灣女祖名字就叫“番婆”，在台灣鬚髮人不少）。福建大姓的唐代祖先都只有兩、三人（宋代多一些，每個縣兩、三人），例如人數眾多的陳姓（福建林14.8%陳14.0%）只分成三大派：陳霸先（南朝）派、陳元光（開漳聖王）派、陳邕（太傅）派，而他們三人的祖先又據說都是東漢潁川郡的陳實（他創了“樑上君子”這名詞），故陳氏以“潁川”為堂號。但唐代北方地區陳姓少說也有數十萬人，南北繁衍的倍數不可同日而語，福建在唐代果真是地廣人稀？而且只有這三位名人有幸能在這塊沃土上展現驚人的繁殖力？鄧曉華在“試論南中國漢人及漢語的來源”一文中說：「地方文獻明確指出，福建的幾個最大姓如林、黃、陳均系閩越土著，直至元代，閩北黃姓大族領導的起義，其頭目仍被當地士大夫描寫成“斷髮紋身”之狀。」閩粵黃氏據說大都是黃峭山的後代。史志書沒有記載，但黃氏族譜上大名鼎鼎，“峭山公”的年代與來歷眾說紛紜，較可靠的說法是五代福建邵武人。據說他是二十四孝之一的東漢江夏郡黃香的後代（有完整的祖譜為証），娶三妻，各生7子共21子，子孫遍佈閩粵浙贛湘川桂黔，超過千萬，以“江夏”為堂號。

所以結論是：一、中國姓氏的發展與領土的發展一樣，也是一種擴張兼併的過程，姓氏與血緣無關。二、祖譜上關於祖先來源的說法是按照既定（官方）公式留下的垃圾，抄來的居多。祖先的世系只有明代以後的才可信，之前的都是史傳名人的大接龍，幾乎沒有一個為真。

（“祖先二四史裡尋”，網路上二十四史俱全，斷代史五代以後稱“史”，唐以前稱“書”，可打入“宋史”“黃某某”等查詢那些有官位的人的出生年與出生地，就會發現到處是兜不攏的矛盾。而最明確的是上圖書館查縣誌或府誌，那裡面進士舉人名錄與宦績等記得清清楚楚，不會遺漏任何人，只要縣誌裡找不到的就是祖譜造假。）

九、常有人說：「小趾甲裂兩半的是漢人」這是很普遍但錯誤的講法，這幾乎就像說“單眼皮的人就是漢人”一樣。決定單一個人的血統沒那麼簡單，到現在還沒有方法，我們只能從他所屬的族群去判斷。我也在書上看過原住民說有裂兩半的才是原住民，可見原住民也很普遍。而我曾問過一位華北漢人朋友，他的小

趾甲沒有裂。也有網友說滿州人的也沒有裂。所以“小趾甲裂兩半”倒像是南支黃種人的特徵，這只有多問一些華北人才能知道了。

但最大的錯誤是說holo人中誰是漢人，誰是越人。在製造精細胞與卵細胞時，成對（“同源”）的染色體會交換它們的片斷（XY不成對，故不交換，但女性中的XX會交換），所以每個人的基因都是混合體，但Y染色體除外。“每個”台灣holo人的基因裡（據2003年估計總數在二萬到二萬五千之間）平均大約有67%以上來自越族，有人多一些，有人少一些。其中只有幾個基因會決定一個人的外表，所以外表像越人並不表示他的越人基因就較多。也沒有方法可決定單一個人身上究竟有多少比率的越族基因。

十、轉變中的北方人的民族意識

當北方語言一直在變的時候，據說越人為漢人保留了最多的古漢語。當漢族的民族意識在變的時候，也只有越人為他們保留傳統的漢族意識。現在只有港台的白痴越人還喜歡拍反滿復漢的歷史劇，你如果看看中國的清宮劇，就會發現中國已經不把清朝看成是異族統治了（不久的將來當滿語消滅之後也會有學者開始談漢族滿州系），不只是為政治目的（“中華民族”），而是因北方人已瞭解到（我們現在對漢族的瞭解都是來自中國本身的研究）他們與滿、蒙有很深的關係。不只是同屬北支蒙古人種而已，其實黃帝部族可能是來自內蒙或山西、河北的北狄（阿爾泰語系），炎帝、周、秦是來自陝、甘的羌戎（藏緬語族），隋、唐來自鮮卑，遼、金也來自滿族（當時稱女真），元來自蒙古。鮮卑與滿（女真）都屬阿爾泰語系的Tungus（通古斯或東胡）語族。

可嘆當年拋頭顱、灑熱血抵抗滿族入侵的“民族英雄”，像鄭成功父子，已被描述成好享樂、好權位的奸詐之徒（雖有點接近事實，但在“民族大義”向下來是會被隱瞞的），而幫助滿清的人，像取台灣的姚啟聖、施琅，則成了挽救蒼生的義人。所以當年中國根本不必抗日，現在也不必仇日，若日本統治中國成功，四百年後一樣被歌功頌德，汪精衛將成最有遠見的歷史名臣（他看出抵抗只是白白犧牲），抗日英雄反成笑柄，而日本人將成“漢族日本系”。

一些中國的科普讀物已會承認漢族有不同來源，經常旅行、有見識的中國人也可輕易看出各地民系的不同，但為國家團結，只差不願意說出「南方人是假漢人」。蒙古人在幾百年前也看出中國南、北方人的不同，而把他們分為漢人（含女真、高麗人）與南人。曾在網路上看過一篇應是中國北方人寫的文章，其中有段話說：「“五胡”亂中華恰恰純化了漢族血統，因為“五胡”正是上古炎黃的老家人。若把漢朝漢族比作windows95，那經歷南北朝後的漢族就是 windows98，元明清后今天的漢族正是windows2000，融合一次對漢族的血統升級和純化一次，因為漢族一開始就是漢藏與阿爾泰人的混血兒。」他的意思是漢人本就以胡人為主，是南方人把漢人弄雜了。北方人的民族意識在變，南方人的是不是更

該變？其實「南方人是蠻夷」的看法在北方人中很普遍，自古已然（例如明崇禎帝認為只有廣東人的袁崇煥能守遼東，他說「守遼非蠻子不可」），但南方人硬是不接受，反說北方人是胡族。據報載，中國已不再認岳飛、文天祥為民族英雄了。其實東夷人住中國東北的叫滿人，住山東的叫漢人，華夏人住蒙古的叫蒙古人，住山西、陝西的叫漢人，五胡亂華並未改變漢人的血統。現在北方民族終於兄弟相認了，整個中國大南方也被他們完全征服同化了（中國清末民初講的“五族共和”全是北方民族，南方人無一席之地），對他們當然是可喜可賀之事。但是懦弱憨厚的南方人何時才能覺醒？

十一、“皇民化”與“漢民化”（越人亡族）

中國人喜歡以“皇民化”來侮辱台灣人，他們以為台灣人跟他們一樣仇視日本人（但其實台灣人不像韓國人有足夠的時間來培養這樣的情緒，因台灣人的恨意很快就轉移到中國人身上了，而且持續了五十年，日日有增無減）。其實對台灣人與廣大越人最侮辱的是“漢民化”。“皇民化”中途腰斬，功敗垂成，但“漢民化”則成功到讓南方人誤以為自己是比真漢人還真的漢人，並充滿所謂中原情結。本來吸收外來的優良文化無可厚非，但忘了自己的身份，不認自己的祖先，還像鮮卑人那樣「胡兒學得漢兒語騎在牆上罵胡兒」，則是可恥。越人被異族統治一千多年而不知不覺，甚至有多次與漢族同仇敵愾抵抗另一異族。只因歷史上南方是如此不堪一擊，在歷史上幾乎不留下痕跡，而北方游牧民族則個個強悍（向來中國天子只能“南面而王”），為求南方溫暖舒適的生活不斷南下製造歷史，留下許多胡漢混血的記錄（胡人只有在南下統治漢人後才被同化），竟讓南方的鳩想佔北方鵲的巢，以純漢人自居。但真相終究要現身的，也終於現身了。但在科學證據出來後，還是有人百般狐疑，希望仍能攀住一點漢族的根，或願僅以不到20%的漢成份，仍認自己是漢人，或與漢族同一鼻孔出氣，也喊出文化認同才重要，種族觀念是狹隘的，這樣扶不起的民族才令人歎息。就在民族學者也開始申論客家是閩粵贛結合部的在地民族的時候，大概是西元2000年吧，在梅縣召開的客家大會仍通過“客家是來自中原的漢族”的決議。祖先是誰竟是可表決的。南方人的漢族認同絕不只是文化上的，透過編祖譜、定堂號，南方人真的相信他們的祖根在北方，而在這民族意識改變（亡族）的過程中，政府曾扮演過關鍵的角色。政府讓他們樂於接受官方說法的絕招就是稱他們是名人的後代。

十二、越奸與漢奸？

以前投效中國的台灣人只能算是投敵，不算是越奸，因當時他們仍以為自己是漢人。但以後知道自己是越人而仍幫助漢人政權（掌握中國政權的將永遠是漢人，因他們地廣、人多、語言相同又佔有北京的主場優勢）欺負越人的就是越奸了。那不支持漢人統治台灣的在台漢人

是不是漢奸？那是漢人方面不理性（一心一意想統治別人）的想法，我們台灣的越人會稱這些支持正義的人為可敬的漢人朋友（想想阿拉伯的勞倫斯或是那些在異鄉奉獻給沒有血緣關係的人的傳教士），他們的子孫也都將是越人。在一邊是自己的母族，一邊是朋友與親戚的兩難下，在台漢人當然也可保持中立。但「有緣一場在台灣」，請幫你的朋友完成獨立的願望吧！由於命運的安排，中國已不可能重用你們，你們只有為台灣而戰才能建立軍功，為後世子孫景仰。

你看中國人被日本人才侵略一次就恨日本人成那個樣子（只因他們沒能統治日本，他們就不恨滿洲人或蒙古人），好像他們是世上惟一的受害者，但卻到處去欺負別的民族，西藏、新疆、蒙古、台灣…，讓那裡的人恨透了漢人，視他們為鬼子民族。很少被欺壓過的漢人是不是有能力反省一下、體諒一下別族被他們侵略的痛苦？日本藉口要建立大東亞共榮圈，而現在漢人要建立一個五十六族共和的統一強大中國，說詞是不是很像？為什麼北支蒙古人老愛搞這種事？許多漢人以為他們受夠了百年的屈辱，誓言要恢復大漢的天威，但周圍的民族已被他們踩在地上欺壓了兩千年。有良心的漢人是不是應以這種思考模式為恥？

十三、中國要用台灣當基地與世界對抗，獨立是台灣人最根本、最重大的利益

中國要台灣不是因什麼血濃於水，而是要用台灣當基地與世界對抗。若真是血濃於水，中國就不可能用戰爭相威脅。以中國領土之廣、人口之多，為何他還認為中國的強大需要台灣？就是因為他要用台灣當基地與世界對抗，並搶奪台灣周邊的海洋資源。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其它說詞都是謊言。中國要東出太平洋的戰略位置並搶奪海洋資源，侵犯菲律賓或琉球又無藉口，故想以同文同種為由強取台灣。但同種的神話已被科學戳破，僅剩同文（但幾乎也僅止於用漢字、拜漢神）。但若文化相同是接受中國統治的理由，那以後不僅是台灣，連中國也應被歐洲統一（受歐洲中央政府管轄），因以後我們使用的東西（你仔細轉頭看看那樣是來自偉大的中華文化）、通用的語言，甚至宗教，樣樣都是西來品（佛教是印來品）。

我對政治沒研究，也沒什麼興趣，故我只能以素樸的直觀，預想台灣被中國併吞後會怎樣，結果我只看到台灣是死路一條。中國強大時受益的只是核心地區的居民，從全國搜刮來的物力、人力會被用在核心區進行種種偉大的建設，榮耀歸於他們與他們的子孫，但台灣將只是孤懸海外的邊疆。一旦台灣成為中國的一部份，因過去台灣造成的麻煩，中國必定會把台灣控制得滴水不漏，他會用一些措施使台灣永遠脫離不了中國。台灣將永遠從國際社會消失，而日本、韓國、菲律賓…這些我們亦敵亦友的伙伴，都將永遠存在，繼續保有他們自古就有的民族尊嚴。中國是個大黑洞，只要一進入就永無脫離的機會，台灣人豈能不三思？以下是我的一些預想：

（○）中國的資源本身已不夠用，不可能分給台灣一杯羹；但台灣周邊豐富的海洋資源卻要與13億人共享，台

灣人的損失可想而知。

（一）台灣再不能具有能搞獨立的軍事或經濟力量，台灣人不能在本島當兵，駐台軍隊必來自大陸，駐台軍官均需經嚴格調查，且經常輪調。台灣主要設施只有遍布全島的海空軍基地（用來與世界對抗），台灣住民只是來為這些軍事基地服務，像以前的金門。中國的學術研究會集中在大陸，儘量弱化台灣的學術機構，使知識份子不得不往大陸移居，使台灣永遠沒有會搞怪的人才。台灣的資本家在政策操控下也只有往大陸發展才有機會。於是留在台灣的都是些弱勢的人，這是續漢武帝滅閩越後「徙其民於江淮間，東越地遂虛」的餘韻。而且中國可能會把罪犯流放到台灣，計畫性地大量移植漢人的血統，對台灣進行換血。

（二）要全中國均勻發展到目前台灣的小康局面是不可能的事，因地球無法負荷，故中國只能幾極化發展，一級是上海江浙地區（這裡是許多中國政商人物的家鄉，又是中國海岸線的中心及長江出海口）、北京天津地區，二級是廣州、武漢、瀋陽等等（廈門頂多是第三級）。而全中國的人才與資金都會往這些地區集中，落籍後再也不回（據2002年中國工程院院士資料，閩籍院士有29位，但僅有3位在福建工作，浙江籍105位，僅10位在浙江，其餘幾乎都在北方地區，這些人的後代會回福建、浙江嗎？今日中國的重點大學全在北方，長江以南只有浙江大學一所，其它四川、湖南、江西、福建、兩廣、雲貴全掛零，但這裡的人早已習慣了他們兩千年不變的“下邦”地位）。故即使沒有如第一項所說的政治操控，不要說台灣，連福建、廣東（因位在一個國家的邊緣地區）都會成人才與資金的貧乏地區。過去一千多年來江浙地區便已作過這樣的事，因當地的富庶，它吸納了大量華北與華南的人才，而使現在漢族發源地的山西、陝西、河南呈人才貧乏狀態（這三省以16100萬的人口產生32位工程院院士，而江浙全境13100萬人有246位，福建3300萬人有29位，當然貧富差異也是原因）。而現在江浙因地理位置的優異，短短二、三年就能吸收到廣東花了二、三十年都吸收不到的國際資金，這是邊緣地區的悲哀。所以台灣併入中國後有利的、或說不受影響的、無所謂的可能是知識份子與資本家，他們終將落籍他們選擇的地區，但必需留在台灣的人都將成為下等的邊疆民族，與他們有關的政策都由遠在北京的異族人制定。

（三）依附在大國之下，跟以前一樣，台灣無法發展自己的文化（都被強勢文化所掩蓋、人才被吸走，地區性的文化都是小眾的、不入流的），所有國家級的中心（文學、音樂、美術、電影、戲劇、新聞傳播…）都在極遙遠的地方，我們將只能羨慕韓國人。台灣發生的事也都只是區域事件，無法寫進中國的歷史，就像千年來中國歷史看不到多少福建的影子，但韓國、越南的歷史早已是世界歷史的一部份，擁有許多傲人的國家級的歷史文物。韓國的歷史劇演的是自己的故事，但福建人只能演北方人的故事，他們甚至連自己的語言文學都沒有（在號稱文明化一千多年之後），電視新聞也要請所謂字正腔圓的北方人來播報。福建人驕傲地認為韓國人的成就不如中國人，但事實上福建人的表現不如韓國人。

（四）福建廣東台灣人要在中國的政界出人頭地是不可

能的事，越人無論長相、性格或語言（腔調）都與漢人相距最遠。在政治上需靠結盟，越人幾無機會形成夠份量的政團，全世界在以別族為主的國家中的少數民族皆是如此。法國科西嘉島三百年來只出了個拿破崙，但法國本土沒幾年就出一個新總統。

（五）以後中國再發生內戰，若南方又敗，中國本土最後的決戰點又會被設在福建（就如元滅宋，清滅明，共和國滅民國），敗的一方又會退到台灣苟延殘喘，受摧殘的又是兩岸的越族同胞。所以台灣需獨立才能脫離這揮不去的惡夢，而中國也應斷然放棄台灣，以免將來又有收拾不了的軍事殘局。

漢人曾是越人的老師，現在周公孔子的民族已成威脅世界的大惡“漢”，是東亞民族痛苦的根源，至少有55個民族在他的宰制下永世不得翻身（漢人可曾想過）。世界上已沒有國家會想去侵略中國，只有中國想稱霸東亞，稱霸世界。世界上沒有國家不被包圍的，除非是瀕臨大洋，試看韓國或歐洲國家，四周都是強鄰。但只有中國迷信戰略，要突破包圍，要成就他們的千秋大業，他們的心態與元代的蒙古、二次大戰的日本沒兩樣。所以現在中國人的仇日情結極其可笑，人們只要把中國的作為審視一遍，就完全不會有共鳴。

現在台灣人的困境之一是媒体被在台中國人控制，他們不願當台灣人又不願回中國，甚至想為他們的祖國立汗馬功勞。他們以中國時報、聯合報、中國電視…等不斷告訴台灣人改善生活、過好日子最重要，要投降、不要抵抗他們的祖國（卻也不斷誇耀他們不惜犧牲抗日如何英勇）。但台灣人要認清，經濟是一時的，獨立是為子孫萬代，寧一兩代人為子孫犧牲，不要萬代子孫為我們犧牲。中國人的媒体也大加稱讚沒有民族意識的台灣人，鼓勵他們拋棄所謂狹隘的種族觀念（但他們自己的民族意識卻與日、韓人一樣強烈），因為歷史證明，一個民族意識強烈、團結的民族很難被征服。在中國人的誇讚與催眠之下，接觸文字才四百年、歷史上被異族輪番統治的台灣人果真領先東亞各古國放棄民族意識，甚而恥笑民族意識，把自己的弱點當成優點。看到別人不團結時，大家都會說他們傻，自己不團結時卻都自認有十足的理由，但在中國人眼裡很清楚：台灣人傻，王某某傻，陳某某傻，吳某某傻，…傻…傻…傻。台灣人要覺醒。

十四、台灣人的祖先大多數是平埔族，平埔族是南島化的百越族，2000-6000年前來自漢化前的福建

有人（例如沈建德教授）用歷史資料得到台灣平地人大都是平埔族後代的結論，他們的討論確實令人折服。從我所見的有限資料，這可能性仍未被排除，林媽利的發現是平地人帶有約13%的高山族（屬南島族）基因，而不是說平埔族基因。平埔族也可能與閩越人有很深的關係，可能是漢化前的福建人與高山族混合而成，因而即使後到的已漢化的福建人「有唐山公，沒唐山媽」，高山族基因也可能只有13%。但為何平埔語是南島語？可能的解釋是長相與越人明顯有異的南島人先到台灣（可能早在一萬二千年前的冰河時期由亞洲大陸來或六千年

前由南洋群島來），後來越人因地利之便零星但卻持續不斷地加入（講南島語的一直居多數），南島人後繼無力，故出現血統上以越人為主但卻講南島語的現象（就像江浙人血統上漢人佔八成但卻講吳語）。

但也別忘了歷史資料常是片段、疏漏的，論者也常是各取所需，最荒謬的例子莫過於用幾段簡略的陳元光與王審知的歷史而得出閩南、客家來自中原的結論，應引以為戒。但對科學方法我們能質疑只是取樣的可靠性，在花蓮取樣與在台中取樣就會不一樣，20人的取樣的統計意義也不能與200人的相比。但這都是很容易克服的，多取一些地方的樣本就好了。但你不能要求古人把歷史再寫詳細一些。

所以就等科學家去努力了，他們得到什麼結論就是什麼結論，文史的推論與科學結論不符時，應是接受科學結論。科學霸權？現實一點吧，我們都可以開始研究科學。“科學”的定義其實就是“能獲得確定知識的方法”，科學家需說服人他的方法確實能得到確定的、不隨人而異的知識。

“台灣平地人大部份是平埔族後代”的說法已存在很多年了，但一直不被大部份人當一回事，主要是因為人們想到平埔族就想到高山族，而大家卻很容易一眼就看出台灣平地人與南島系（印尼系）高山族的不同，而論者也沒有為此解釋。林媽利的研究顯示平地人的高山族成份只有13%，正與大家預期的接近。其實沒有證據證明平埔族與高山族同種（雖屬同語系，見前段）。與台灣最近的不是菲律賓，而是福建與浙江，那裡的海岸線那麼長，中間又有中繼站的澎湖，而越人又善於舟（胡人善於馬，這是漢人古史上說的），沒有越人到台灣來才是怪事。若台灣平地人的平埔後代說要成立，平埔族必需是以漢化前的越人為主。也就是說平埔族與高山族可能早就是不同的種族，平埔是百越的一支，但語言已南島化，而高山族才是真正的南島人。這點大家不查，所以一直以為現在的平地人都是在最近四百年內從福建移來，其實越人移台早在兩千多年前越人開始受到漢人的持續壓迫時就開始了（或在更早的6300年前，考古學上發現的「中國南部農人」遷入台灣的時間）。漢人壓迫越人，越人卻也壓迫南島人，往事已矣，現在只能和解與彌補了。

台灣客家人幾乎家家都有追溯到閩、粵的祖譜（當然其中假造的很多），而holo人則很少人家有祖譜，這完全不符中國閩南人的習慣，恐怕不能只以“移民都是目不識丁”的農民來解釋，因客家移民也多是農民。真正的原因應該是眾多holo人祖先刻意隱瞞自己的父系淵源，不希望子孫被歧視。（附註：閩南文化並不像很多人以為的那麼低，歷史上泉州出過進士1773人，官至宰相20人，至尚書20幾人，晉江縣是全中國18個“進士超過千人的縣”之一，加上莆田、福州與建甌，福建佔了4個，事實上歷代有1/10的狀元、進士出自福建，福建人從北宋到清初引領風騷六百年，清乾隆後才衰落，原因不明。）

由於平埔族已幾乎全部閩、客化，且與閩客人共居通婚，又可能同屬百越中的閩越，故可能很難以科學方法釐清現代台灣人與平埔族的關係，除非找到足夠數量的古人遺骸，或發現台灣人父系是純粹的百越（這點中國

學者金力的研究群可能早已發現，但一直不敢公布）。目前我們只能以沈建德教授的方法推估，但這裡只討論四個時間點：1683（滿清據台）、1711、1811、1893（日本據台前二年）。荷蘭據台時的長官記載，當時台灣閩粵壯丁約有2萬5千，婦孺推估約有9千。1661年鄭成功再帶兵2萬5千來台，故全台閩、粵人不到6萬（有說後來增加到15-20萬，但那應是平埔歸化而來的人口），其中男遠多於女，許多人單身一輩子，又許多人在1683年滿清據台後被趕回原鄉，以免他們在台灣作亂（沈建德教授估計最後只剩下幾千）。接下來的192年清政府禁止人民來台（須申請並經核准），直至1875年才完全開放，初期的近一百年甚至還禁止人民攜眷。但依清朝統計，1811年（尚未開放移民）台灣人口已有190萬，距1683的閩粵人遠少於5萬僅128年約四代人；而1893年（日本據台前二年）有254萬，1943年（日人離台前二年）更達587萬，平埔不見了，高山只剩16萬。把鄭、清時代台灣人口數列一表如下（滿清據台後的人口數來自台灣府誌與清宮奏摺，參見沈建德網頁<http://www.taiwannation.com.tw/inside016.htm>與中央研究院網頁 <http://www.sinica.edu.tw/~pingpu/library/fulltext/npmdatabase/>）：

- 1661荷蘭據台· · 閩粵人3萬（壯丁25000+婦孺5000，據荷蘭長官記載）
- 1661鄭氏來台· · 閩粵人5萬5千（九成以上男性，鄭兵25000+壯丁25000+婦孺5000）
- 1683滿清據台· · 閩粵人遠少於5萬（因大多數被趕回原鄉，又有許多單身，官方統計民數是16,820）
- 1683-1875實施渡台禁令，人民來台須申請並經核准，初期的近100年還禁止人民攜眷
- 1711· · · · · 民18,827（1683-1711的28年裡增為1.12倍，年增長率0.40%，其中有些是歸化為民的番）
- 1781· · · · · 共90萬（遠少於5萬的閩粵人在1683-1781的98年裡靠生育與偷渡能增加多少？）
- 1811· · · · · 190萬（1781-1811的30年裡100萬人是如何突然增加的？）
- 1893· · · · · 254萬（1811-1893的82年裡增加為1.34倍，年增長率0.36% < 0.40%）
- 1895日本據台，閩粵人停止來台，故關鍵年是1683-1811，1811後的增加是靠生育，移民微不足道
- 1943· · · · · 587萬（1893-1943的50年裡增加為2.31倍，年增長率0.54%）

有讀過書的人用腦筋想想就知道，必須漂洋過海、主要靠偷渡、且成功率只有三成（俗諺「十去六死三留一回頭」）的閩粵農民只用了1683-1811的128年約四代人就全面取代了平埔族是不可能的事，漢人有兵力當後盾、合法走陸路並繁衍一千多年最多也只取代了福建人的1/4。美國白人能取代印第安人靠的是長鎗與大砲，還有世界最先進的制度與科技，而閩粵農民有的只是鐮刀與鋤頭，識字的沒幾個。而且並沒有閩粵農民大量屠殺平埔族的記載或傳說，只聽說有唐山公入贅（可見大多是和平相處），但語言不通入贅談何容易，靠入贅不可能在四代內就消滅一個民族，平埔男人不會糟到本族女人都不要。又據泉州、漳州府誌，1829年二州總人口約620萬，故三代男性約310萬（這是清以前閩南人口的最高值）。從有記載有族人去台灣的當地族譜看，去台人數都是族中的極少數，遠低於1/10，而我們合理推測有族人去台的家族不會超過全閩南家族的一半，故三代人裡偷渡去台灣的應遠低於310萬的1/20，即15萬人，或四代人裡渡台的應遠低於20萬人。故台灣人的自認是閩南人，應該與福建人的自認是河南固始人一樣，都是亡族的具体表現！（註：唐初（約670年）陳元光、唐末（約890年）王審知帶到福建的部隊只有3600人與5000人，但當時福建人口已有數十萬。據《通典》，唐玄宗天寶元年742年福建有人口54萬，而這只是有列入官方統計的，實際人口更高。固始人王審知建立了閩國，統治福建51年。）

1683-1811的人口增長率可用它的中期1766-74來估計。1766年乾隆30年有666,380人，1774年有765,721人，八年增長為1.149倍（同時期福建是1.025倍），年增長率1.75%（福建0.31%）。因為這是政府的統計，有些增長是因為被列入統計的番社愈來愈多（當時尚有未被統治的“番界”與未被掌握的人口），故純粹生育增長率應該低於此。1683-1711、1811-1893的年增率都只有約0.4%，日據時代是0.54%。以最可能的年增長率0.40%算，一代30年可增長為1.0040的30次方即1.13倍，128年增長為1.67倍，鄭成功時代的閩粵人的後代在1811年時應遠少於5萬*1.67倍=8.4萬。又雍正10年至乾隆26年間（1732-1761）曾有三次短暫開放攜眷移民，共來了約3萬人（老中青），以75年估計這批人可增為1.35倍，故在1811年時這批乾隆移民的後裔約為4.1萬人。所以1811年的閩粵人總數應遠少於13萬，遠少於當時人口190萬的6.8%。如果以年增長率1.75%作高估計算，則遠少於5萬*9.21倍+3萬*3.7倍=57萬，即遠少於人口190萬的3成。至於其他偷渡來台的人數規模（1811嘉慶16年以前的）都只是臆測，標準說法是「閩人大量來台」，為了符合「台灣人都是閩粵人」的結論，需多大量就說有多大量。他們認為台灣人長得像福建人，預設的結論絕對錯不了。但真的錯不了嗎？

2006年6月林媽利教授的新結果：74%台灣人的母系源自福建，26%源自高山族。但近400年來的福建移民都是「有唐山公，無唐山媽」，母系沒變，為何唐山母系會高達74%？唯一的解釋是平埔族來自漢化前的福建！看來這結論已無可避免。四百年前的平埔族就已經長得像福建人，是百越族，不是南島族，他們應是台灣人的真正祖先。（我有一個懷疑提供給學者參考：會不會是6300年前百越開始進入台灣後啟動了南島民族的偉大遷徙？百越可能是最先跨越大海的民族。）

如果把滿清據台1683年的閩粵人取半為2.5萬，把乾隆移民取為官渡者的3倍9萬（即假設偷渡成功且能結婚生子的達到6萬，實際偷渡人數可能需超過20萬，而這樣的偷渡規模不可能不驚動朝廷），以最可能的年增長率0.40%算，則1811年時是2.5萬*1.67倍+9萬*1.35倍=16.3萬，是190萬的8.6%。若以年增長率1.75%作高估計算，則是2.5萬*9.21倍+9萬*3.7倍=56萬，也是190萬的3成。但當時全島人口必不止190萬，因為直到日本來台時（1895），今縱貫鐵路以東大都還是未被統治的番界。（註：年增長率1.75%代表一代30年可增為1.68倍，即平均每一對夫婦須

養活3.36個子女直至他們也結婚生子。即使來台開墾的閩粵人個個都成了有錢的員外，但要代代如此並不容易，尤其是在衛生條件差的清代。1766-74福建的年增長率是0.31%。）

楊緒賢《台灣區姓氏堂號考》裡極力搜羅後所列出的開台祖估計不超過4000人（據該書，佔人口10.9%的陳姓有172人、8.2%的林姓有280人、6.1%的黃姓有206人、52.6%的前十大姓有約1631人），絕大部份在康熙、雍正、乾隆時來台。假設他們全是貨真價實的閩粵移民，這些家族興旺的知名祖先是佔“有後代的移民”10萬的1/25，或20萬的1/50？再假設每個知名祖先現在活著的男性後裔平均有500位（男女共千人的大族），他們的基因都放大500倍，則現在這些知名祖先的基因有0.4萬人*500倍=200萬人，佔現代台灣人的10%（=200萬/2000萬）。這些是多子多孫的閩粵人，至於其他沒那麼幸運的閩粵人則假設他們與平埔族一樣以0.40%的年增率增長，則如前面的估計，他們的貢獻少於10%。故多子多孫閩粵人與一般閩粵人的後裔合計不超過10%+10%=20%。

答案揭曉：以純靠生育每年人口增為1.0175倍估計（實際值最可能是1.0040倍），1781年時，鄭成功時期與乾隆時期閩粵人的後裔應遠少於5萬*5.5倍+3萬*2.2倍=34萬，那90萬人口那裡來？又在1781-1811的30年間100萬人是如何突然增加的？答案都很明顯，大都來自先前未被列入統計的番社！「渡台禁令」實施期間，又是康雍乾盛世，不可能有幾十萬偷渡客到台灣而不被察覺。鄭、清時代閩粵人在現代台灣人所佔的基因確定少於3成，很可能少於1成。閩南人、客家人既不是中原人，台灣人也不是閩南人、客家人，古代民族的消滅都只是文化與認同的消滅，而不是種族的消滅！

所以我建議，只要家裡找不出曾祖父以上祖先的來源的，就應自認是平埔族（指父系，母系就更不用說了），因為這樣數典忘祖的機率會降至最低。而有祖譜的也不要就認定男祖先真的來自閩粵，尤其是那些宣稱祖先在乾隆以前來台的（從《台灣區姓氏堂號考》看，絕大部份的台灣老祖譜如此宣稱），因為乾隆曾大量賜姓給台灣平埔人（史稱「賜籍從姓」），進行同化，而當時台灣閩粵人很少；或家族人數超過五千、一萬的，因這些家族的繁衍速度大大超常，應是平埔族集體取同一漢姓的結果。他們公認的那位祖先或許真的來自閩粵，但他真正傳下的子孫沒幾個。有些巨族則記載來台祖先有多位，都來自閩粵的同一地方。雖然族親相繼偷渡成功的可能性不能排除（除非檢驗Y染色體），但平埔族就地漢化的可能性更高，真正來自閩粵的可能只有眾祖先中號召力最高的那位。但不管是平埔族還是閩粵族，我們的體質都是百越族。

以下是男性Y染色體的四個突變型M119、M95（越族的標記）、M122（漢族的標記）、M134在各族群中所佔的比例（除兩項資料來自林媽利教授外，其它都來自中國學者金力的論文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65 (1999):1718-1724與Human Genetics 107(2000):582-590）：

· · · (人數) · · ·	M119 · · ·	M95 · · ·	M122 · · ·	M134
北方漢人 (82) · · ·	0.098 · · ·	0.000 · · ·	0.293 · · ·	0.232
南方漢人 (280) · · ·	0.168 · · ·	0.036 · · ·	0.254 · · ·	0.279
廣東人 (15) · · ·	0.200 · · ·	0.000 · · ·	0.400 · · ·	0.267
福建人 (13) · · ·	0.000 · · ·	0.000 · · ·	0.385 · · ·	0.385
福建人 (55) · · ·	0.218 · · ·	0.055 · · ·	????? · · ·	????? (林媽利2006年10月初的演講)
台灣人 (55) · · ·	0.200 · · ·	0.170 · · ·	????? · · ·	????? (林媽利2006年10月初的演講)
廣西壯族 (28) · · ·	0.179 · · ·	0.250 · · ·	0.036 · · ·	0.250
廣西侗族 (10) · · ·	0.200 · · ·	0.200 · · ·	0.100 · · ·	0.200
印尼Batak (18) · · ·	0.222 · · ·	0.278 · · ·	0.111 · · ·	0.000
印尼爪哇 (11) · · ·	0.182 · · ·	0.182 · · ·	0.091 · · ·	0.000

金力論文中另外尚有高棉人、泰北人、馬來西亞人，與台灣4個、中國9個少數民族（含畬族），但他們的M119、M95比例與台灣人的明顯不同，故不列出。

M119普遍出現在東亞各族中，北方人略少於10%，南方人約20%。但M95則只出現在南亞人種中，北方人中幾乎沒有，南方漢人中也很少（福建人0%或5.5%），但在台灣人中卻有17%。從上表可看出台灣人的父系基因結構與壯族、侗族或印尼爪哇人、蘇門答臘 Batak人的最接近（都含大量的M95），而與南、北方漢人的（M95很少）很不同，難怪金力的Y染色體論文很不尋常地從不提台灣人（為了政治正確，中國人提「中國各省」時必定要包括台灣）。可惜林教授未出示台灣人的M122、M134資料，故不確定台灣人與壯侗人究竟有多接近。壯、侗族是古代百越的直接後裔，而台灣人也是，但加入了13%的南島系基因。

十五、台灣holo人大約是13%高山族、少於20%漢族（0-20%）、多於67%越族（67-87%）

林媽利（<http://www.wufi.org.tw/linmali.htm>）的HLA研究已指出台灣平地人與中國南方人（湖南與福建）相近，含大約13%“高山族”基因。平地人就是不像高山族、菲律賓或印尼等南島人，而像福建人。高山族與平埔族的差異究竟有多大？科學結論還沒出來，因純種平埔族已幾乎不存在。

林媽利發現高山九族都是很純的民族，但族間差異頗大，顯示他們有不同來源，但仍與海洋南島族群聚。她推測他們的祖先可能在一萬二千年前的巽他大陸Sundaland時期（冰河時期東海、台海、東京灣、泰國灣、爪哇海都是

陸地)就已從南北各地來台,之後就相互隔離(感謝網友“Simon”告訴我這一訊息,但這推測也有可能錯,在“台灣人的族源”的附註中有提過有人發現菲律賓人與高山族人的mtDNA有9-bp deletion的比率很相近,而與印尼人不同,如果有人能確認菲律賓人與高山族不尋常地相近,因菲律賓與台灣間從未有陸地相連過,兩地人會相近必是因後來的雙方海上長期交流的結果)。如果林媽利是對的,冰河時期的“古台灣族”就是南島族,那麼離台灣最近的福建應也是他們的天下,後來的越族應是南島族再與苗、東夷之類民族混血的結果,壯侗語也因而與南島語有關係(合稱Austro-Tai南-泰語)。根據體質人類學者,河姆渡人就有海洋人種的特徵。巽他大陸時期持續了約兩萬年,台灣又變成海島時,人口應已接近漁獵採集社會所容許的飽合程度(每人所需的獵場很大)。

第二批來台的有可能是海洋南島族(以下稱南洋族),尤其在五、六千年前的南島極盛期,但我不知有沒有證據顯示的確有這批移民,甚至有理論說南島人是那時從台灣移出的。若真有南洋族乘船而來,因船能載的人數有限,面對的不是像太平洋上的無人島,會遭岸上人的抵抗,他們對人種的影響應不大,除非文化比對手強很多。高山南島族與海洋南島族雖然分開數千年,但仍長相相近,文化也相近,漁獵對漁獵,要取代當時住平地的“古台灣族”實不容易,像美拉尼西亞的人就皮膚黝黑(mela是黑的意思),並未被像印尼那樣的人取代,故高山族與平埔族都接近“古台灣族”的可能非常大。即使南洋族夠強悍,與“古台灣族”混合成平埔族,卻未影響到高山族的話,他們的比率也不會超過兩、三成(先進的漢人只佔福建人的二成半,日本彌生人也只佔日本人約這麼多比率)。在下一批人大量來台前,祖先都是南島族、差異也不大的平埔與高山族又在島上共存了二、三千年,差異應更小。但這只是合理推測而不是科學推論,也可能在科學面前一夕瓦解,南洋族也可能很強悍,長期不斷地成功登岸存活,而使平埔族與高山族變得不同。

第三批來台的可能是未漢化的福建古越人,其實幾千年來一直有大陸文化傳到台灣,他們因地利之便,可能長期緩慢而穩定地把平埔族從南島族轉變成百越族,但文化仍是南島文化。最後一批是宋、元以後已漢化的福建越人(越漢比約3:1)。假設宋元後的福建人與宋元前的平埔人(已混有古越人與南洋人)有如下的種族比率:

· · · · · 高山族 · · 南洋族 · · 漢族 · · · 越族
 宋元後福建人 · · 0 · · · · 0 · · · · 0.25 · · · 0.75
 宋元前平埔人 · · g · · · · n · · · · 0.00 · · · (1-g-n)

這是假設南洋族與高山族完全不同,若同屬南島族的南洋族與高山族無異,則n應取為零(我覺得應接近零)。若台灣holo人有P比率是平埔族,(1-P)是宋元以來移入的福建人,則台灣holo人的高山族比率是 $G = Pg$,根據林媽利 $Pg = 0.13$ (雖然P與g均未知),而漢族比率是 $H = 0.25(1-P)$,其餘為越族加南洋族 $Y+N = 1-G-H = 0.87-H$ 。作下表(已知平地人的高山族比率 $G = Pg = 0.13$):

· · · · · (1) (2) (3) (4) · (5) (6) (7) (8)
 平埔人的高山比率 $g = 0.16 \cdot 0.22 \cdot 0.33 \cdot 0.65 \cdot \cdot 1.00 \cdot 0.75 \cdot 0.50 \cdot 0.25$
 holo人的平埔比率 $P = 0.80 \cdot 0.60 \cdot 0.40 \cdot 0.20 \cdot \cdot 0.13 \cdot 0.17 \cdot 0.26 \cdot 0.52$
 holo人越+南洋 $Y+N = 0.82 \cdot 0.77 \cdot 0.72 \cdot 0.67 \cdot \cdot 0.65 \cdot 0.66 \cdot 0.68 \cdot 0.75$
 holo人的漢族比率 $H = 0.05 \cdot 0.10 \cdot 0.15 \cdot 0.20 \cdot \cdot 0.22 \cdot 0.21 \cdot 0.19 \cdot 0.12$

所以台灣holo人的漢族比率20%是上限,也可能低到沒有,而越(加南洋)族67%是下限,高可到87%。沈建德教授認為台灣人的平埔比率大於0.90,當 $P = 0.90$ 時, $g = 0.14$, $H = 2.5\%$,即平埔人只有14%的高山族基因,holo人只有2.5%的漢基因。

這裡引述慈濟醫學院講師陳叔倬的“台灣族群間的生物類緣關係”(http://abori.pts.org.tw/data/shujuo-1.html)中的兩段話(根據他的說法,P值不會很高,g值也不會很低):

「但是平埔族與台灣高山原住民族的HLA分佈相似,是因為源自於同一祖先或是早期漢人未移入之前即已混血,不得而知。」。

「累積到今年的文獻為止,對於台灣住民間的血緣關係已經有了初步的結論。所有的研究論文都指出台灣漢人與現存的台灣高山九族無直接的關係,而與中國南方的漢人有類緣關係;台灣平埔族資料雖然只有二篇論文有包括,沒有足夠的證據給予這些平埔族群體質人類學上確切的地位,但也都顯示出平埔族有別於台灣漢人的事實。」

平埔族的研究雖能進一步釐清台灣平地人的血緣,但此研究註定要受質疑,因很難確定自認是平埔族的那些人沒混到高山族(例埔里平埔族)或福建人(例巴宰海族)的血液(400年要追溯十代以上)。

十六、扶持東南亞的兄弟,不幫助欺壓我們的漢人

我們的外觀的確不太像東南亞人。事實上有面部測量研究顯示我們的長相較接近中日韓等東亞人。但畚族、壯族、越南北部人長得更像我們(越南南部人則像高棉人)。這有兩種可能。一是東南亞人受印度人與澳洲原住民

的影響，因他們皮膚黝黑，輪廓與黃種人差很多，故不需加進太多就能顯現出差別。所以或許崇山峻嶺中的百越與苗蠻人原來就是這個樣子，是黃種人的原型（而有聲調的單音節語言是黃種人語言的原型），而中國北方人是為適應北方環境而自發改變、或是被白種人改變了面貌的黃種人（周秦漢唐時有很多西域人在中國，我覺得日韓人似比中國北方人更像我們）。第二種可能是百越人長相漢化，在千年漢化過程中，長相似漢人有生存優勢，故有“社會選擇”的壓力，而審美觀也漢化，故也有“性選擇”，越人從內心到外表都被漢化。但這樣一來，畚族、壯族（他們漢化也頗深）也需（在漢人外表的啟示下）自發產生崇尚高大、白晰的審美觀而改變民族的外表，這可能性似乎不大。故第一種可能較大，但不管是那個原因，在大家看不見、不會有“社會選擇”或“性選擇”的壓力的地方，例免疫球蛋白、白血球抗原…等，越人保留了它們原來應有的樣貌，許多基因分析都顯示越人與東南亞人相近。

有時想到越人在東南亞的“成就”，我不是感到驕傲，而是感到心疼。東南亞人其實才是我們的近親，比漢人還近，但越人卻一開始就用從漢人學得的較高文化，處處壓過他們，讓他們信心盡失。東南亞人受越人的欺負就像當初漢人欺負我們越人祖先一樣。故這些已握有優勢的越人們應去多扶持一下我們的兄弟，而不要去幫助已統治我們一千多年，而現在仍想殺過海峽來繼續統治我們的漢人。

高山族與平埔族的兄弟們應勇敢地堅持自己的身份，holo人、客家人在一千年前也都是番，因掩藏身份，一千多年來誤認自己的祖先，真正的祖先生前被欺壓，身後被否認，慘莫過於此。閩客人的文化也是學來的，並非他們自創的，只因地理關係，漢化較早而已。而漢人也不能再驕傲多久了，一山比一山高，西方文化已席捲世界，漢人也正在西化的浪潮之中，他們在西方人面前也是自卑得要命，只能在東方人面前誇耀他們的祖先。與現在的歐美文化相比，漢人的舊文化離番不遠，就像當年的越文化相對於漢文化一樣。

十七、台灣人成中國的猶太人？

台灣人不可能成為中國的猶太人，理由簡單清楚，文化根基太淺薄。（或許我們應請教育學者研究正統猶太人教育後代的方式與內容，把與猶太種族有關的部份去掉，整理出來供大家參考。對我們而言，無論是中國文化或猶太文化或日本文化都是外來文化。不背舊包袱，擇優而從是我們該走的方向。）

或許會有幾個台籍富商，但那只是因他家族剛好曾生在二十世紀後半的台灣，並憑著運氣與黑心（與制度的不健全）聚集了大筆財富，最後把台灣一、二代人的血汗、本應屬全体台灣人的東西背去中國，環境災難留給台灣，這樣的成就，台灣人應以他們為榮嗎？

有了這些富商，如果沒有出等量的學者會讓人覺得台灣人有錢而沒有內涵，所以富商成了台灣人的心理負擔。中國的台籍富商對台灣有好處嗎？他們不僅不會像猶太人拿出10%收入幫助同胞，連稅也不會交給台灣。他們

家族會落籍上海（或美國），在與當地人通婚兩代後也不會再自認是台灣人（雖然老頭子可能會諄諄告誡，但聽在小伙子耳裡就是毫無感覺）。而即使留在台灣，台灣也要時時看他們的臉色，他們稍不高興就會威脅要離開台灣。

所以我認為台灣不應幫富商們到中國打天下，他們成功後只會認為是自己的成就，台灣人的生死與他們無關。故台灣的命脈不能靠他們，台灣應把他們的資金困死在台灣，叫他們在台灣把錢吐出花光，即使讓所有台灣人把過去的積蓄坐吃山空，也比讓他們少數人變成中國富商來得公平而正義。困在台灣也可逼他們作出好的投資，若他們自己想不出來，就請專家來幫忙。寧要有全台灣人參予的正義公平的失敗，也不要少數人的不公不義的成功。

台灣商人與日本、韓國商人不同的地方是沒有自己的民族意識，很容易就消失在漢人的大海中（把“移民”說成只是“移居”），這也是為什麼建立台灣人的越民族意識那麼重要。中國在吸光台灣的奶後，再來還要啃吃台灣的骨與肉。把籌碼送給中國、協助武裝中國對付台灣的資本家們，你們的良心何在？

附註：雖然閩、粵人在文化、政治上沒什麼成就，但嗜錢如命，拼經濟的能力有目共睹，由他們在東南亞的表現可看出。故台灣今日的經濟奇蹟，是百越民族在美國的幫助下努力的結果，不應被歸功於中國來的國民黨官員，說是因他們正確的規畫才有今天。

十八、台越民族不背漢文化的包袱，去漢化台灣才可能永久獨立

日本人一百年前就知要脫亞入歐，韓國人、越南人也已完成去除漢字。在民族觀念嚴重混淆的台灣去漢化成了當務之急，唯有去漢化才不會讓台灣人誤以為自己是漢人，讓中國人誤以為他們該統治台灣人。去漢化後台灣才可能永久獨立，否則必陷入中國所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環，這點韓國人早已警覺到而在上世紀去除了漢字。雖然去漢化過程非常艱辛，一時國人也難達共識，但台灣務必在有辦法抵抗中國人侵略時完成它，才能增強國人的抗中意識，提高中國殖民台灣的難度。目前西方文明橫掃世界，英語成世界語言，這環境是前所未有的，去漢化不是不可能，但可能需時好幾十年、上百年。

正當台灣要國際化的時候，確認台灣人不是漢人倒是個適時的好消息，因台灣人可以坦然不再背漢文化的包袱，勇敢地西化。不管是西方文化或中國文化，都是外來的異族文化。我們不該忘的祖宗言其實早已忘得差不多，只剩幾個找不到漢字對應的語詞，現在不管是閩南話或客家話，都是越化的漢語。漢語是一種為遷就書寫方式而發育不良的語言，就像一個太早上工的孩童。古時的文字要刻在竹簡上（希臘人寫在紙草紙或羊皮上），秦俑顯示，當時文官隨身攜帶的文具是一把刀和一塊磨刀石。因刻字極其不易，讀書的量是以幾斤而不是幾頁計算，故用字力求精簡，要字字千金，這也是四書五經如此難讀的原因。若把四書全部翻成白話文，一般

人可在一天內全部讀完，而發現不過是一些淺顯但不易作到的道理。但古人卻把大部份的精力耗在解讀這些文字上，“經”需“傳”來解釋，“傳”又需“注”來解釋，“注”又需“疏”進一步解釋，總之解釋不完。人人把“難解”當“深奧”（這是一種混淆），又因語言模糊，而無法在真正的思想上更進一步。後世書寫方便多了，卻因古書讀多了而喜歡上那種過度精簡的語言，從沒想過要把語言精確化，結果是留下更多模糊不清的文字，各憑本事建構私密的意念，隨人去猜，非專家少有人能懂，翻成白話又多平淡無奇。所以中國語言的精確化不過是近幾十年的事，這就是現在大家都明確了解的白話文。但因這種精確語言只發展幾十年（之前只有一些章回小說），無法與西方的幾千年相比，故中國人的文句多是平淡無奇（奇句都在文言文裡），這就是中國人難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原因，因西方人喜歡複雜多變的文句（從翻譯的西方著作就可看出，難懂可不是因翻譯者的程度差，而是中文難以負荷）。如果把現存的中國先秦文獻全部譯成英文付印，還沒有希臘亞里斯多德一個人的著作多（完全不需註釋，現代英文版達1500頁），內容也遠不如亞里斯多德的有趣又碰觸有真正內涵的問題。你如果讓中學生同時讀過幾篇希臘羅馬人與中國人的文章，絕大部份人都會喜歡希臘羅馬（有趣的是年輕人也都自然地覺得耶誕節比春節好玩，西方情人節比中國的浪漫…）。台灣的學生應放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要的話也用白話文即可），而改以希臘羅馬文化或西方文化基本教材，可大大增加他們思想的深度與廣度，才能在國際上競爭，西方人就是在那樣的文化訓練下才發展出這麼偉大的文明。不用擔心學生的中文程度不好，學好英文後要學中文是件容易得多的事。

大家都發現，台灣學生學了十年的英文後，絕大部份仍不能說、不能寫、不能聽，讀則靠字典。但西方人學二、三年中文就能溝通無礙的比比皆是。是台灣語言教育方法出問題嗎？一般都這樣以為。其實真正的問題是英文對講中文的人來說真的太難了。何以如此？認真學過英文的都知道，要能讀懂英文雜誌或小說，英文字彙需二、三萬字以上，接近中文字的十倍，每一個字都要熟記它的拼字、發音（不查字典幾乎都會發錯）、重音位置與多重的意義，即使是同一字根的名詞、形容詞、動詞的發音也會不一樣（詞類變化也不規則），一點一滴完全靠記憶。英文裡不能自由地拿兩個字（概念）來合成一新字（概念），你就是需先背過那個字才能符合英文的表達習慣。中文通常是一個詞由二個有聲音（字）組成，英文字則長短不一，音素多，又有無聲的子音，我們要從數萬個字彙中辨出是那個字常常很不容易，而他們的表達方式又複雜多變，所以學了幾十年英文雖能讀（在字典的幫助下）但仍聽不懂電影對白的比比皆是。台灣的學生在小學畢業後就很少查字典，因從上下文與單字就可看出詞義，但英語系國家的學生直到要進研究所都還要考字彙，語言訓練既深廣且持久。每背一個字就像我們的背一句成語，必需背到二、三萬個以上，這樣培養出來的語言能力怎能不強。英文需從很小學習，過了二十歲幾乎無望，字典需終生陪伴（垃圾車教英文更不可能，教教漢語方言還可能有點效果）。英語需用到人類語言的最大潛能，但從小使用中文的人因中文容易而語言天份沒被充分發揮，辨音、記音的能力都差，長大後要學英文已是困難重重。但學好英文後要學中文是件容易得多的事。

中國文化即使再發展個三千年，也不會有幾何學、科學、邏輯、文法、人權（女權）、民主…。即使在經過西方人那麼多的教導示範後，中國人仍無法學會（更別說自己產生）尊重不同的意見，尊重別人（包括台灣人）自主的權利，只知自己的拳頭大。西方人思想開闊，又遠在地球另一邊，人種分明不同，對我們沒有領土的野心，但中國人卻以為使用中國文化的就該受中國的統治，思想的層次不可同日而語。

我們應立刻對中小學生教授百越民族的歷史，並把“中國歷史課”提升為“東亞歷史課”，不要浪費時間學習中國如何改朝換代。再改“國文課”為“語文課”，雖暫時仍以華文為媒介，但涵蓋東亞及世界各國的文史哲思想（中國的文史哲學，無論古今，並沒有世界地位，不信你去問印度人）。不要讓這兩大“中國情結製造機”（或再加“中國地理”成三大，是“向中派”固守的三大灘頭堡）繼續毒害我們的後代。若越人再度失去政權，只好世世代代繼續被敵人納為子孫。

十九、盧溢棋Ekki列出的閩南語中的百越語彙

一篇簡體字網頁“布依猜想”中說：「然而還有另一種說法，說事情剛好相反——“百越”不是一種他稱，而是來源于越民族的自稱，“布越”。在壯、布依語中，“布”至今仍為“人”、“族”之意。等於說：布越者，越人也、越族也。也就是說，“布越”才是多年前的越人自稱。」漢人把“布越”音譯成“百越”，指其族系繁多，是個妙譯。（附註：閩南語中男人zabo（女人zavo）的bo與閩南語發音的“布”正好一樣，會不會是同源的？有專家認為za是“人”的意思，但會不會za其實是發語詞（像“阿”），bo是指男人，vo是指女人？）

holo人稱他們的話為“河洛話”時，心裡是帶著驕傲的。客家人聽到holo人這樣自稱時心裡是充滿鄙夷，他們認為只有自己才與“中原”有關，閩、粵人都是在地的蠻獠。如果你是漢人（華北人），看到百越族後代的閩、客、粵人在爭論誰保有最多的古漢語時，你是不是會滿心驕傲地微笑？若你是越人，對這樣的景象，你會不會羞愧得無地自容？這樣的爭論經常在客家網站上演。

無關情結，只論事實。曾有人說顧炎武在他的《天下郡國利病書》中提過福建人稱「城邑人」為「河佬」。唐代住城裡的人多是陳元光、王審知部隊的後代，故有此稱呼是很合理的，而他們的話可能就叫“河佬話”（完全符合holo的音，“福佬”、“獨獠”皆不符，“鶴佬”講不出根據）。閩南語中的“文讀”是唐代的語音，而“白

讀”則脫胎於更早期的吳語。故“河佬話”可能原先只是指王審知等帶來的文讀音，是唐代殖民者的語言（現在河南人也叫太陽、沸水為日頭、滾水），後來因文讀與白讀已混合使用，而不查地一律稱“河佬話”。文讀系統也可能只是閩南人為科舉而學習的北方話，與祖先來源無關。故就算閩南話真是河洛話，那也是殖民者的語言，閩南人何光榮之有？客家人又何需吃味？而事實上閩南話是學得不太像的“河佬話”（例如無f或捲舌音）、（舊）吳語與古越語的混合語（creole），故稱“河洛話”並不恰當。

以下是盧溢棋Ekki列出的閩南語中的百越語彙，字數之多及使用之普遍讓人驚訝，這些是我們僅存的寶，應好好珍惜。我在網路上找到的：

福：a l n n e / a l n n i . . 漢：這樣
 . . . 泰語：n i / n a i (這) . . 南亞語：n i / n e (這)
 . . . 台灣原住民：n i , m / i n i , i n i / a (這)
 福：b u u n . . . 漢：吹 . . . 瑤語：p y o m / p l o m
 福：d a a m . . . 漢：濕 . . . 越南語：d d a m . . 瑤語：d o n
 福：d i a r m - d i a r m . . 漢：靜 . . 馬來 / 印尼：d i a m d i a m
 福：d i r 漢：在 . . . 馬來 / 印尼：d i
 福：d o r n g . . 漢：戳 . . . 古南島語：t ^ u n g k i t
 福：d u h 漢：瞌睡 . . 印尼：t i d u h / t u d u R
 . . . 布農：m a / t u z u h
 福：g n i a l . . 漢：嬰兒 . . 越南語：c o n . . 高棉語：k o u n
 福：g n u a r . . 漢：提 . . . 泰語：k a m . . 印尼：g e n g g a m
 福：g u a a n . . 漢：高 . . . 苗瑤語：h r a a n g
 福：g e q 漢：低 . . . 苗瑤語：k a / k u (矮)
 福：g u t l a d . 漢：勤勞 . . 古南島語：g e t ^ a ^
 福：g y i u l . . 漢：拉 . . . 古菲律賓：g u y u d
 福：k a p / k a m p . . 漢：蓋 . . 古南島語：k e b k e b / k u b k u b
 . . . 瑤語：k u m / k u b
 福：k a t a a u ^ u . . 漢：膝蓋 . . 古南島語：t u h u d
 . . . 阿美：t u r u s
 福：l a g y i a a . . . 漢：蜘蛛 . . 馬來：l a w a - l a w a
 福：l a l m 漢：弱 . . . 古南島語：l e m a h
 福：l a n k 漢：隔 . . . 馬來：l a n g k a u
 福：l e r n g . . 漢：鬆 . . . 馬來：l o n g g a r
 福：l o x 漢：高 . . . 阿美 / 亞泰：q e l a w (長)
 . . . 泰語：l a w . . . 古太平洋語：l a w a s / l o w a s
 . . . 古玻里尼西亞語：l o a
 福：l u t 漢：落 . . . 馬來 / 印尼：l u c h u t / l u c u t
 . . . 越南語：l o t
 福：p u t 漢：斬 . . . 泰語：p a a t
 福：t a a i 漢：殺 . . . 阿美 / 排灣 / 布農：p a t a y
 . . . 苗瑤：t a y . . . 西南泰語：t a a y (死)
 福：u l n g u . . 漢：駝背 . . 印尼：i n g k u k / b u n g k u k
 . . . 苗瑤：n g k h o
 福：v a h 漢：肉 . . . 泰語：b l a , b l a b l a , b i a
 . . . 魯凱 (台南)：b u l a b u l a i
 福：v a t 漢：識 . . . 越南語：b i e t
 福：v i d b o o / y i a r b o o . . 漢：蝙蝠
 . . . 瑤：h a p o , b u t b u i
 福：z a - (z a b o u , z a v o u l) . . 漢：人
 . . . 古菲律賓：t a u / C a u / c a u . . 魯凱：u - t s a o
 . . . 排灣：t s a u - t s a u

「我並不反對漢字，但是有些人以為用羅馬字寫福佬語是不對的，是違背大漢傳統。我希望大家應該多多瞭解福佬人的百越傳統，和瞭解為什麼福佬語該多用羅馬字。羅馬字是福佬人尋找自己，自我認定的工具。某些詞匯用漢字寫反而違背了福佬人的傳統。」—— Ekki

註：上表中沒有的尚有lim（飲）、hiu（灑）、lam（混合）…

二十、結束語

本欄到此結束，請看過這個欄，理解並能接受自己是越人的同胞把這事實轉告你的親朋（或轉貼），不要再自稱（南方）漢人，丟越人的臉。對於已理解但一時仍難以接受的朋友，你就慢慢調適吧，幾十年的錯誤認同忽然一夕要改（曾經讓我們讀得要死並引以為榮的中國歷史忽然變成與我們無關），確實不易。我們都曾被漢人領導的政府有計劃地強力教育成“堂堂正正的漢人”，其實我們有一半以上的祖先（平埔族）在三百年前連中國人都不是。如果林媽利教授的「13%高山族」與沈建德教授的「平埔占九成以上」的結論同時成立，則holo人的漢基因少於2.5%（平埔人的高山族基因少於14%）。仍不理解自己是越人的，你就繼續理解吧，有一天你必會理解的，這已是不可能改變的科學事實。漢文化是台灣人（與南中國人）第一個接觸的較高文化，台灣人認漢人為祖就像剛出生的小鴨認牠第一眼看到的移動物體為母一樣（銘印現象），李遠哲小時候就以為自己是日本人。

堅持台灣人與中國人沒有任何關係的同胞，你們的主張可能與科學研究結果不符，何不接受科學事實。其實來台灣的並非漢人，而是不知不覺被異族統治一千多年的越人，而平埔族也是越人。新的架構未必不利，而且可被大部份人接受。平埔後代說已宣揚了那麼多年，沒多少效果，因一般人提到平埔族就想到高山南島族，但一眼就可看出台灣平地人不可能屬南島族。台灣平地人也不是一個孤單的民族，而是屬一擁有二億以上人口的民族（東南亞人是我們血緣上的兄弟），如果越人的民族意識能被喚醒，將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中國會漸漸失去對台灣的施力點。善於馬的蒙人有內、外蒙，善於舟的越人也有內、外越。

不管是日本統治或是中國統治，都是異族統治，李登輝說的“外來政權”，一點也不錯，兩岸的百越人永遠脫離不了這宿命嗎？百越族從原本的分佈“從長江口到越南北部”（三國時代的人說「行經萬里不見漢地」）到現在只剩台灣與越南不受漢族的控制，百越人能不誓死保衛嗎？漢人仍要趕盡殺絕嗎？獨立的台灣不僅是民族尊嚴的問題，而且是關係著子孫千秋萬代最重大、最根本的利益，台灣人若不能捍衛她，將被敵人與全世界恥笑。日本的威脅已遠，中國的威脅就在眼前，讓我們聯合日本人、西藏人與世界上所有愛好和平的民族，抵抗窮兵黷武的中國人（中國人不稱侵略者為人，而稱鬼子）。

以下修改自越南最有名的一首漢詩“南國山河”（李常傑將軍寫）：

南國山河越族居（原文「南帝居」）
截然定分在天書
如何逆虜來侵犯
汝等行看取敗虛

台灣國歌 蕭泰然的「1947序曲 - 台灣翠青」 www.nylon.org.tw/0518_3.mp3

歌詞：

太平洋西南海邊，美麗島台灣翠青。
早前受外邦統治，獨立／建國咱欲出頭天。
共和國憲法的基礎，四族群平等相協助。
人類文化、世界和平；國民向前、貢獻才能。

附錄：

現代華北人仍有82%的漢末漢族血統是這樣推出來的（摘自“漢族的發展和演變” <http://www.16988.net/china/institute/han.htm>）：

「(2).据史料記載，東漢全國有7200萬人口，后因戰亂人口銳減至原來的1/3，即2400萬，三國末期人口為2500萬；曹魏、吳、漢休戰后都在恢复生產建設，到西晉中期(公元300年)人口增長到3379萬；西晉八王之亂人口死亡過半，到317年西晉滅亡時漢族人口甚至不到1500萬。

陝西一帶羌、氐、匈奴有80萬之眾，而當地的漢族人口因戰亂、逃亡也祇有80萬；至于山西則是匈奴羯族和鮮卑族的天下，他們也有80萬之多，殘留在當地的漢族祇有100萬人；河北的鮮卑人應該有80萬，而當地漢族人口不過150萬人；至于河南-山東一帶主要是漢族人，人口占絕對優勢，而遷移至此的鮮卑族人則主要靠漢人每戶五十石的租米來過活；敦煌一帶全是流亡的漢族。后來30萬羯人被冉閔基本殺絕；40萬氐族隨前秦從關中前往各地駐防，氐族由于分布太過於分散，不過50年就被淹沒在漢族的汪洋中，苻堅被西燕和后秦消滅，苻丕被后燕滅，苻登為西秦滅。西秦又被匈奴胡夏滅，后秦被東晉滅，胡夏被吐谷渾滅。鮮卑慕容部、乞伏部在混戰中被北魏、高云-馮跋、東晉消滅。到東西魏并立北方時，中國北方祇剩下兩個大的民族----漢族与鮮卑族拓拔部。

由于胡人以打仗為職業，所以胡人在200年的北方混戰中大都戰死，以至于西魏不得不從漢族民間補充兵源。于是胡將大大減少，漢族大將先后涌現，如西魏大將韋孝寬、李淵的爺爺西魏太尉李虎、楊忠的爸爸武川鎮司馬楊元壽、遼東漢族高歡、秦瓊的爸爸北齊大將秦彝等等。從此，漢族人不僅在民間而且在軍方也占壓倒性優勢，周齊隋唐的漢族將士及先祖大都崛起与東西魏并立時期。到了隋朝初年，關中、山西一帶由于胡人戰死，民間漢族增長和外地漢族重新回歸，漢族已經占壓倒優勢。

由于在秦燕爭雄的間隙，民間漢人恢复增長，368-407年的漢族人口全國恢复到3000萬，東晉人口有1500萬，所以北方民間漢族人有1500萬。520年中國人口增長到5240萬，其中南朝2000萬，北朝漢族2500萬，混血兒300萬，鮮卑雜胡440萬(535年東西魏在北方并立)。北朝以至后來的隋唐北方漢族血統大概為(2500+150)/3240 = 82%。

(4).金建國初期女真族有60萬人口，后來入主中原的女

真族有40萬人，而金國治下的漢族人有4300萬。金滅亡后，漢族人懷著對金人滿腔仇恨，將殘留在華北的女真人無論男女老幼統統殺死。很難想象當時對女真恨之入骨的漢族殺之惟恐不及，居然會跟女真通婚!!!蒙古帝國全國蒙古族人口不到150萬，散布于亞歐大陸，而進入中原地區不會超過50萬。當元朝的漢族人口有9730萬，完全是壓倒優勢。(元朝規定：“凡漢人結婚,新娘必須先跟當地的蒙古官員睡覺破處”，至今日本人據此笑話中國人血統不純)于是，朱元璋對留在中國土地上的蒙古人實行種族滅絕政策，云南的蒙古人嚇的改了自己的民族屬性，几百年來不敢說自己是蒙古人。

滿族是金政權進入中原后留在東北故土的女真人的后代，到了本世紀，基本上融合于漢族，這算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二次民族融合。200萬滿族人融合于3億人口的漢民族，基本上改變不了漢民族的屬性。所以漢民族是相對純正的民族。」

所以南方人不要再動不動就用「華北人曾與胡人大量混合，現已無純種漢人」的說法來阿Q式地安慰自己了。